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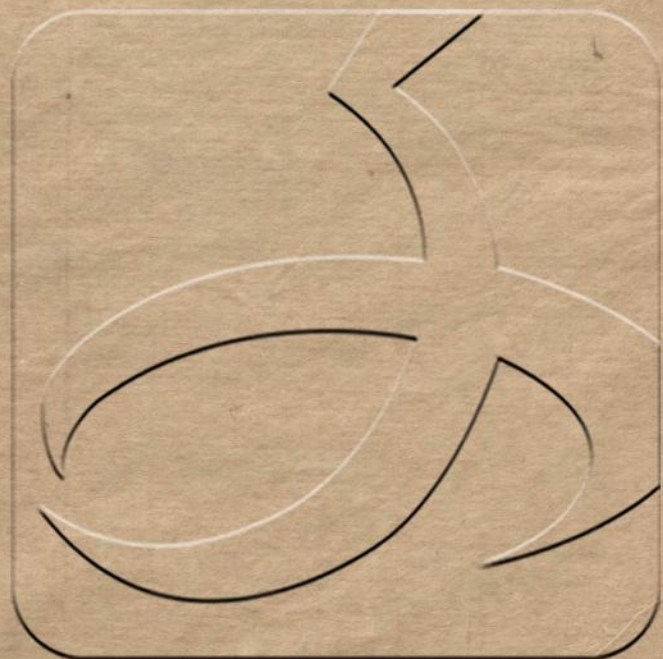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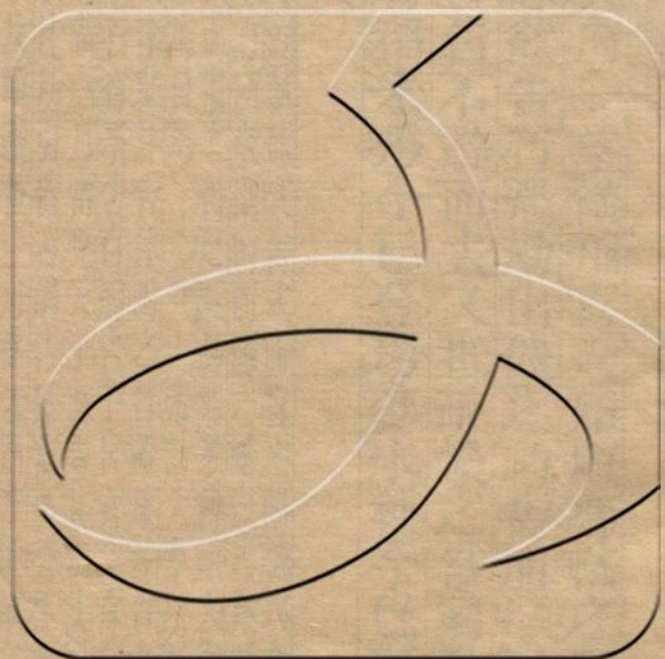
97.451
5389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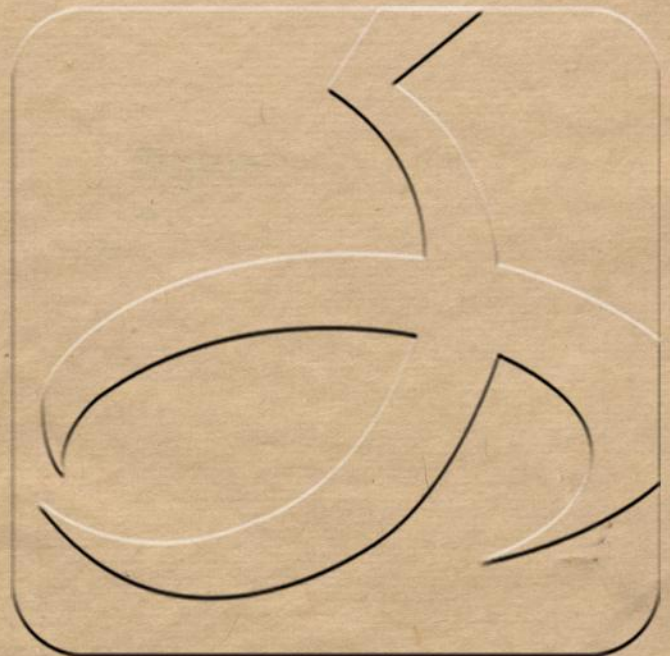
24

内簡尺牘編注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五

與平江王守

字申道 二首

比詣大府一望儀刑喜過始願馮軾之寵夫亭之饗皆非某當
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饒遂約壽册莫內翰以按兵日分路而旋
會公移若不辭而去又抵疏慢之咎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
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麥未種今已覆塊更復宿留則柳生肘
矣一笑

馮軾

通式書式商容之問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

馮軾

有則俯而憑之遂以式為敬名左傳僖二十八年君

馮軾

而觀之得大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移告高祖常告歸

馮軾

之田李斐注告休賜之名孟康注古者各吏休假日告漢律吏

馮軾

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子優賜其官者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

馮軾

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官者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

馮軾

蘇峻反嶠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文心雕龍檄移篇移者易

馮軾

也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也陸機之移百官武移之要者也

李尋傳棄須臾柳生肘訂莊子至樂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

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屬者陪後騎聽鼓角之雄觀輪
免之華一快新曠而使君雍容尊俎譚笑多聞又為一時風流之
冠不圖衰莫獲此勝特區區慶幸何可勝陳

城郭人民續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白鶴集徘徊空

故人民非何不言日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

白鶴數十隻不學仙家樓上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

甲子當復歸鼓角演繁露蚩尤李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

傳袁紹復大攻瓚瓚遺子龍鳴樂之注大角軍器後漢書公孫瓚

若鬼神復大攻瓚瓚遺子龍鳴樂之注大角軍器後漢書公孫瓚

以告急南史張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

鄉里不肯去嘗謂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與世傳

行田時吹唐書百官志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

舍公所吹此東坡次韻范景仁雷輪奐禮植弓晉獻文子成

鼓角樓始此東坡次韻范景仁雷輪奐禮植弓晉獻文子成

別詩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雷輪奐禮植弓晉獻文子成

美哉頌焉注與卷二雍容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時風流晉

首帖頌焉注與卷二雍容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時風流晉

樂廣與王衍宅心事外見重於天下言風流者王樂勝特坡

為首庾亮傳陶侃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勝特坡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辱兩帖喜聞起居狀寒溫不接又復浹長歲晏霜嚴台候勝否某

亡女葬送種種關心大類刻舟矣履端不獲展賀即慶新拜不宣

澹辰左傳成九年浹辰之聞而楚克

多杜少陵酬郭十五判官藥裹刻舟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

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刻舟者其劍自舟中墜水遠契

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唐書選舉志張九齡疏言吏部

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東坡

拜江總長安道詩司存委卿新拜罷七貴早朝

吳興山水之國向來牧守坐則閉閣出則領客於風樓月榭之上
日飲無何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寓公寄客迎餞
紛然酸鹹異嗜朝愠暮喜日虞悔咎豈復異時詩酒臨賦之適比
公領州餘刃恢然士民按堵歎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彌時
不聞安否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諸商以絲纈博換

詩一歡難力致
邂逅有勝特

米麥者相屬於道使君謠頌雜然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吳興山水九域志湖州古吳興郡城東坡將之湖州戲贈孫莘

記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又墨妙亭

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山水清遠其民不至焉故凡守郡者

率以風流嘯詠增閉閣漢書韓延壽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

投壺飲酒為事增閣壽大傷之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

閣思過兩昆弟深自悔壽肉袒謝願以田增風樓月榭居沈約郊

相移終始不敢復爭延壽大傷之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

臺累翊月榭重榭庾子山哀江南賦月榭風臺池平日飲無何

樹古齋庭筠詩月榭風亭繞曲池粉牆回互瓦參差何師古注

詞容齋更筆云漢書袁盎傳方卑淫絲能日飲亡詩蓋言南方不

亡何言更筆云漢書袁盎傳方卑淫絲能日飲亡詩蓋言南方不

宜多飲耳增紹興高宗紹興後五保釐東郊孔安國傳使安

人多用亡何增寄容去抱元紹興後五保釐東郊孔安國傳使安

理治正成周增寄容去抱元紹興後五保釐東郊孔安國傳使安

公酸鹹異嗜增寄容去抱元紹興後五保釐東郊孔安國傳使安

詩莫年欲學柳下惠嗜酸鹹好酸鹹不相入增朝愠暮喜增帝

送參寥師詩鹹酸雜厭好酸鹹不相入增朝愠暮喜增帝

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平其食恐眾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

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聖人以智龍羣愚亦詩酒臨賦增歸去

猶狙公以智籠眾狙也各實不虧賦其喜怒哉詩酒臨賦增歸去

來辭臨清流而賦詩增東坡赤壁賦醜酒臨賦其喜怒哉詩酒臨賦增歸去

畫譜宋迪洛陽人以進士權第為郎嗜畫好作山水運思高妙

登高臨賦增餘刃增莊子養生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日臣之刀

如騷人墨客增餘刃增莊子養生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日臣之刀

入有閒快恢乎其於游刃必無厚以無厚增按堵增皆按堵如故應劭

注按次第堵墻堵也增名下無虛增宣和畫譜閣立本嘗至荆

師古注言不遷動也增名下無虛增宣和畫譜閣立本嘗至荆

耳又往日猶是近代佳乎明日又往日各下見索靖碑也增北史

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猶歐陽詢之見索靖碑也增北史

序傳隋賈蘭寬初見李大師便改容曰各下見索靖碑也增北史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彌望渺然以目力之盡為界使君領客出遊

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城也何由追躡後塵以快一睹

增白蘋洲增王介甫送王介甫赴湖州詩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

詩上魯公顏真卿芳波亭內有樂太守柳惲蒲蓮增荷花詩蒲蓮浩

如彌望增揚雄蜀都賦亭皋彌望鬱乎青蔥目力為界增注見卷

樞密碧落仙翁增葛洪神玉葉彌望鬱乎青蔥目力為界增注見卷

能為政碧落仙翁好作詩芙蓉城增東坡芙蓉城詩序世傳王迴

城元豐三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
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又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芙蓉仙人舊
遊後塵鮑明遠舞鶴賦逸翻後塵翽翽先路古今詩話牛僧
處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牛賦詩
尾句云莫嫌特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調後塵
與常州吳守字介之 三首

某投界天涯踈踵門牆但有執鞭之慕而衰暮日就灰槁謂不復
償此願矣屬聞弭節鄉州遂分餘庇於棠陰之下不圖晚遇過願
之始可謂欣榮即日溽暑恭惟台候萬福某雖未即趨拜而二天
所臨聲光恍如接矣

○天涯白香山琵琶行同是天涯執鞭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
所忻日就灰槁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
固可使如朽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晉書李廣傳彌
坡與雷守張朝請帖久逃空谷日就灰槁弭節漢書李廣傳彌
通作棠陰劉文房詩幸容樓閣分猶舊棠陰杜紫二天後
蘇章傳章字孺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喜曰
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
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

望風聲光昌黎答侯繼書雖足下之
畏肅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
晉陵自大盜焚剽之後如上供軍興與寓公過客廩稍之費初不
比得此年水旱遂費料理春來驕亢益甚境內魚鼈之聚亦已揚塵

晉陵晉書唐書地理志晉
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南掠邢洛磁軍興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外焚剽殆盡軍興
軍興誅不虞稍匪周禮地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
從命者虞稍
理晉書王徽之傳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令邱乘之政令在
驕亢歐陽永叔詩自從
效貢職不敢情愈延頸揚塵
踵屨嗚然皆嚮風慕義隨車而來
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縣在
不雨父老干請嵩山路到二縣入界即雨後漢書鄭弘傳注
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

郡學舊有季子廟貌廢於兵火二十年矣父老追數宋興以來吳
氏臨州方自公始祠屋起廢當有日矣昔韓文公記三衢當有偃

王廟寶州刺史徐達夫所營此故事也

季子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豕在毘陵廟貌詩清廟序箋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

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諸葛武侯黃陵碑廟貌廢去使人歎息

增吳氏雍立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因以命氏臨州張說錢母更臨州肱起廢自序孔子修舊

起廢東坡四望亭詩敢請使優王廟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

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優王廟徐偃王故會稽太末也民多

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優王遺廟開元初徐偃王相屬為刺史

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

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乃命因故為新眾工集事惟月

若日工告訖功大祀於廟乃相增故事漢書蘇武傳明習故事

與請辭京師歸而鏡之於石增故事問見前錄武魯公質舉

進士和凝為主文疑以於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

日從此廟堂添故事君傳老夫衣鉢耳至先後為相有獻詩者

登庸衣鉢亦相傳

與常守莊右司六首

墨榜同升更四十年公領鄉州始獲奉周旋而存省流落最厚方

此欣賴遽復解去祇惘然自失也即日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阻

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以尺書啟問寒溫

墨榜賈魏公談錄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

事值相醉以既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

其妍自後遂成故事程大昌雍錄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曰

禮部貢院者奉周旋注見卷一與流落唐書李揆傳家百口

稍厭濶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明皇雜錄李白杜甫孟浩然

雖有文各俱流落不偶柳河東詩沈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

比自湖泆展墓歸舟過沙子五百里地非甚遠望見一大艦南來

而河流如帶不敢爭道暫橫河壩須其過既至迺使君所乘舟也

野次既不可通謁便欲尋索紙札具一書比及緘題度已過沙子

不可追路矣第蒙德已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今惋悵

湖泆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展墓注見卷二與沙

子鴻慶集荆溪行記登舟人大艦晉書五胡志義熙六年五

日盧循大如帶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曰我為百姓父豈可

限一衣帶水爭道又過南岳入洞庭湖詩道朱躡驕鬻鄰檣

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曰橫通作檣河壩書引河既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通謁漢書
芟牧其中耳韋昭注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通謁翟義
傳內謁徑入師古注紙札時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闢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

側聞先驅已次封內秋陽方熾伏惟台候萬福邦君據按州人皆
快一睹如衰老筋力尚堪爭先而不敢以野服造賓客下塵諒蒙
警恕

先驅左傳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封內
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史記商鞅傳五段大夫相秦發教
封內而巴增據按東觀漢記劉元佐貴母見縣令走庭中白事
人致貢增據按東觀漢記劉元佐貴母見縣令走庭中白事

乎元佐待下益加禮遜齋閒覽程承相縣亦當爾而據按何安
鎮大各每晨起據按決事左右皆端恐無敢喘息快睹爭先
丑盟吳晉爭先淮南子與信安郡王皆端恐無敢喘息快睹爭先
與之爭先又水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野服信安郡王帖

衰老廢學日與田夫野老談鄙事耳旌榮在道固欲占詞為禮不
惟文思衰落而擯棄餘生復有強聒之嫌遂以咨目謝不敏猶未

聞徹猥蒙高義收錄陳人雄文寵賁拜貺莫喻欣榮

增田夫野老

歐公內制集序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

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增鄙事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

以五絲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增旌榮謝眺始出尚書

載筆田鑿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旌榮省詩趨事辭宮闕

歐陽公與韓忠獻王書瞻望旌榮惟願為國自重以副頌禱占

詞各具增強聒王安石次韻酬宋玘詩

隨俗厥增高義君高義驅今古寒落三年坐劍州使

與路樞增雄文東坡王元之畫像贊王公元

自經擯斥潛深伏奧不與世相聞矣獨有事鄉大夫桑梓之恭又

常出於眾人之後比次城闈不敢告聞者只俟姻戚借遣肩輿便

趨鈴下已為左右所先蹴踏起迎如芒刺之在背也辭奉尚新伏

惟台候萬福某適有行役尚稽踵門臨書倦倦

潛深伏奧注見卷三與桑梓詩小弁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毛
唐書選舉志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城闈詩鄭風出其
者庠序推焉蜀都賦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城闈詩鄭風出其

也說文城內重門也鮑照詩
 露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闔
 復常諫諍呼聞者吾不欲見此
 乘平肩鈴下鈴下耳非妖咎之徵
 與鶯關直老鈴下耳非妖咎之徵
 從參詩有客至鈴下自言身姓梅
 之若有芒刺在背

一再接待側聆名論大慰區區而燕勞送將之厚此當世顯者所
 宜得於左右乃獨加於流落踐蹋之餘風誼凜然三復感歎

增接待侍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
 安書是僕終已不得踐蹋
 幼憤薄以曉左右踐蹋
 幼時衣食所資皆信所給後部為
 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坐信別榻信不堪乃徑上韶牀踐蹋

與常守陳檢討字應之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不聞疾呼急步
 參張參政全以靜治名公堂固非私言矣盛德之後典刑具存尤
 極欽慕日佇新拜慰善類之望

增下車疾呼急步
 李自上下韓荆州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
 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高適詩漢書循吏傳序庶民所
 張侍郎卷四與良二千石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者一歲得二
 穎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古注霸舊已二千
 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實不滿二千石也漢制秩二千石者一
 千四百四十石舉成數言二千石也其云昭德晁氏了齋集志陳
 為右司諫嘗移書責曾布及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除名編隸
 合浦靖康中贈諫議大夫自號了翁汪應辰了齋集序以為出
 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新拜注趙見本卷與

附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
 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方參起沛中小吏仗一
 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於今誦之方參起沛也是宜舉賢尚
 功變法定四方以鑄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
 人厭亂之心細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
 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
 獸也擾龍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
 養民如牧羊也去其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
 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
 不膠於所蔽衣食滋植參之功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
 民務稼穡衣食滋植參之功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

內閣
 七

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
揆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折衝萬里
儲精養神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獨言異行以駭天下
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張健閉設為鉤距以示神大
亂常古其陵郡也並楚之衝濱吳之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地
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
禍屈己消兵南北解仇江皋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
一惕然而檢討陳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名
之日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名
之仁惠未嘗暴戾兵與民息肩之意蓋公為吏守家法遇吏民有
愛利未嘗暴戾兵與民息肩之意蓋公為吏守家法遇吏民有
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帝召董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
吏遂曰欲臣勝之邪將盜起宣帝曰董遂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
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選賢良固欲安之也夫
寬厚清淨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選賢良固欲安之也夫
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
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
某輒薦區區首疑有脫文節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旱勢如此雖沙子
大浸如一帶耳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
碩之水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而不得錢者毀車具遭鞭撻又
可憫者父老言武進有隔湖瀕湖當作而晉陵有太湖若引而注

之漕渠并灌兩岸之田州縣出片紙可辦也隔湖在塘口去西門
二十里晉陵自薛堰湖口出南戚野字無錫自直湖港出絡當
洛社皆商旅舟楫走集之地如薛堰則征稅所在比見田家鑿井
救旱廣深數丈四野殆徧而沙土崩摧中傷腰足比比皆是今集
眾力開撩泥淤不過數尺可貸鑿井十倍之勞亦無賂吏沾水之
費想見欣然奔走聽命更冀財處

沙子注見本卷與大浸注見卷一與一帶訂漢書袁盎傳劉氏

水即語莊子外物篇車轍鮒魚乞水監河古注瀕水厓也斗碩之

策真堪笑隱雷響武進武進五里東一十五鄉晉陵

太湖訂爾雅十藪吳越之閒曰具區注具區昔有滬姓者居此

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滬湖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

者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二說不同越絕

萬六千頃增漕渠貫郡城西抵鎮江府丹陽縣呂城壩增

增漕渠貫郡城西抵鎮江府丹陽縣呂城壩

薛堰成墅

薛堰在郡城北威墅在郡城東南並沿漕渠鎮名

增

無錫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無錫有歷山春

申君歲祠

以牛莽日有錫宋

增

洛社沿漕渠鎮名

昭二十三年

夫正其疆場脩

增

井於民欲穿洛以溉重泉以東

其土田險

其走集親其民人

增

走集傳

萬餘頃

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深者四十餘丈往為

增

井引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深者四十餘丈往為

自徵引洛

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深者四十餘丈往為

增

通水比比漢書哀帝紀郡

復安沽水

心力省悲魚財處漢書龜錯傳唯陸下財

增

使臨枉教具審殘暑台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邦人繫戀固不待

占他日宦成名立擁節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解印組

訓後漢書黨錮傳論昔魏齊遣死虞卿解印全唐詩話

增

章鑿止足之分抗歸老之還鄉御製送詩并序云太子賓客賀知

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

之還鄉御製送詩并序云太子賓客賀知

增

難彌想王褒擁節去復憶相如乘傳歸劉夢得

宣武節度令狐公先廟碑

推節總戎率身和眾竹馬迎

增

迎拜併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

謝之事訖還先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使別駕計

日告之既還先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使別駕計

增

與常守秦直閣字楚材二首

即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二天之喜而不敢恃宿昔輒以幅巾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閒已聞移牧之命區區欲攬使君之須不及也不宣

增

開藩庚信宇文公碑承

增

二天注見本卷與

增

宿昔漢樂府遠

道不可思宿昔

昔夢見之阮籍詠懷詩攜幅巾

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

增

幅巾注見本卷與

增

移牧劉孝

堂請閒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

登請閒

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

增

移牧劉孝

增

移牧劉孝

空安成王碑允矣攬使君須

空安成王碑允矣

攬使君須

增

攬使君須

增

移牧劉孝

宗英移藩改牧

王國寶詔

於導子安惡其為人每抑導子專桓伊字叔夏時上嗜

增

移牧劉孝

增

移牧劉孝

主相之閒以安功各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

然自得帝命

吹笛一弄乃放笛曰臣於帝外乃不及

增

移牧劉孝

增

移牧劉孝

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

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

增

移牧劉孝

增

移牧劉孝

安泣下沾巾乃越席而就之

愧色

東坡次韻劉貢父登黃樓詩不矜持漢節猶喜攬桓須

增

移牧劉孝

增

移牧劉孝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士民懷戀截鐙卧轍想見祖席之盛而衰老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士民懷戀截鐙卧轍想見祖席之盛而衰老

九

又不得容一迹於其間暑候漸近尚冀調護自厚

雲集部曲並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 **截**遺事姚崇州

荆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馬首載莫莫 **截**遺事姚崇州

往南京馬車上走筆寄子由詩吏民莫莫 **截**遺事姚崇州

兒戲鞭箠 **截**遺事姚崇州

或當道而 **截**遺事姚崇州

碑文攀車 **截**遺事姚崇州

也昔黃帝 **截**遺事姚崇州

俗通按禮 **截**遺事姚崇州

靡不窮賞 **截**遺事姚崇州

來候征麾 **截**遺事姚崇州

傳頌公幸 **截**遺事姚崇州

注調謂和 **截**遺事姚崇州

內閣

九

為亡負也

諫垣白居易受給事制歷踐朝行恪 **頑鈍廢禮**東坡答李薦

公在諫垣叔詣兄婁言左右存省流落之意而不敢以姓名

微門下比聆去國欲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禮不

與常守王司諫字子雲十一首

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不知旌騎所止去違二紀區區跂望徒有

此心即日履茲春寒伏惟台候萬福某歸田五年故人臨州不敢

獨見必諒此心此帖舊

涼秋緬想體力益勝某築室久未成而陰陽家以度歲不可遷矣

方悉力從事於此而水涸膠舟種種不集比又從人輟買杉椽二

百枚由城府至田閒一牒乞判執他日蓋茅一把皆公之賜也

陰陽家史記太史公自序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諱使

四時入位十二度二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失也 **增**蓋茅一把

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 **膠舟**莊子逍

為之則牽於禁思泥於小數舍人其事而任鬼神 **膠舟**莊子逍

本是六祖公案燈錄祖語神會日向汝道無各無字汝喚

尋手教具審涼秋台候勝常傳聞召歸之命方俟出郊具一小舟
償一見之願省書乃不及此當是筆端之蠅以先聲馳告否耶

筆端蠅晉書載記初持筆之將為救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

蠅人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

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窮推之成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

我固惡之異苑晉明帝嘗欲肆書乃屏內室去左右下帷作詔

有大蒼蠅穿帳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

有放蠅然集處輒傳

使臨領誨飭具審秋暑台候萬福苦熱彌旬引領素秋以日為歲

一雨遂條然此邦君與民共者耶

苦熱苦熱行入文選東坡秋懷詩苦熱念西風常若來無時

引領二句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

洞然乎白香山松聲詩與民共之官未玉景差侍有風颯然

竟夕遂不寐通體俱然與民共之官未玉景差侍有風颯然

而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彌月不遺狀新涼台候何如一雨沛然苗槁復興公私之慶聞公

已治倉庾行見肩足所任四面而至矣

倉庾漢書文帝紀發倉庾應劭注水漕倉

記六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湖右井皆竭民至以鬻山

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州人洵

不為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故不敢拜問秋防有所聞望警

誨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一飽已可占矣

增禮檀弓又多乎哉

增方州

荆州刺史每語弟子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

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班固

典引卓犖平荒洵洵漢書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注匈匈長驅

州戰國策樂毅輕秋防韓愈順西山詩辛三城戌長防萬里

踰藏農圃未嘗一拜鈴下而公達觀一視問遺之勤不閒荒遠婁

西京如茨

其積聚高大

屢拜重餉愧感之深

增

達觀祭襄達觀亭詩曠徹一視韓文公原人篇是故聖人四無際因之名達觀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暄冷未定恭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故交慰

藉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

俟召歸具小舟郊見少敘區區感藏之意

增

存錄後漢書李燮傳災書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命又當存錄存慰藉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黃山谷詩富貴不

垂存慰藉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黃山谷詩富貴不

相慰藉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雨暴發紅

紫紛然一掃而盡殊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

增

寒食先賢傳并州以介子推焚死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

寒食紅紫發公應日日來丁宜紅與紫莫一時開

牙兵傳檄適以體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體汗下意是久雨中寒

溼之故盛禮臨貺輒口占授兒輩占謝他日別當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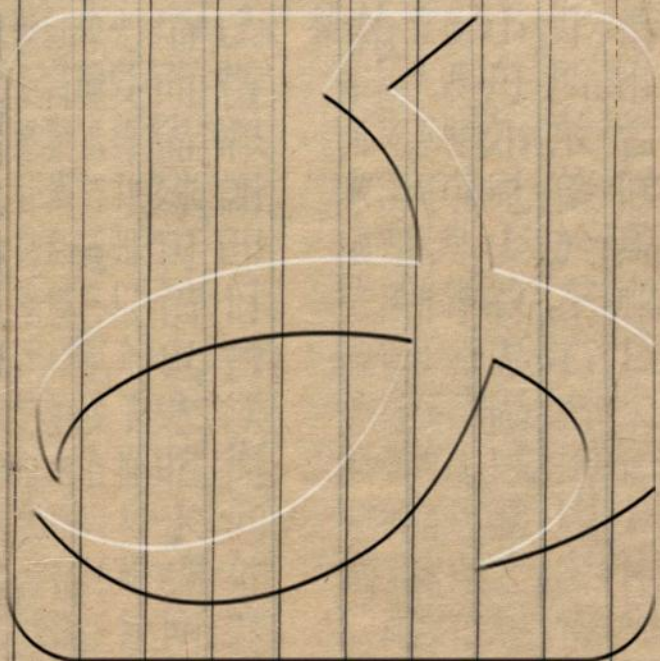
口占

漢書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

親疏各有意師古注占隱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五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自公繇西省進領北扉貴名暴白雖在窮陋固已懷堅高之慕屬
者臨州適在桑梓區區欣賴過所望焉即日歲晏沍寒伏惟台候
萬福謹上狀不宣

西省制晉書徐邈傳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馬氏通考宋
改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門北廊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
為西臺非扉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
始號非扉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

某昨夢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
開府之初簪紳全集不敢以野服進盍在眾人之後也

開府晉書齊獻王攸傳子繼從同求開府同日武帝子吳豫
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東坡寄劉孝叔詩走馬西來各

開府見卷二與胡
府空集樞密全至注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蟄皆奮萬彙向榮阜蓋班春當自茲始某
退耕一廛今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百蟄禮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啟阜
蓋後漢書與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
與常守虞龍圖季澤春注班布春令一塵周禮一夫田一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剽聞而不數啟問頑鈍廢禮不為亡
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
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亭王閔州筵錢蕭遂州二增剽聞漢書朱博傳耳剽日入師
席不自知膝之於帝也語數日不厭
詩江漢虎拜稽鋒車晉書宣帝紀帝鎮關中次自屋有詔召

投畀於此遂削迹於門下豈應重勤省錄煩費公帑伏枉厚餉禮
意兼重適以上冢少畱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增削迹莊子山木篇削迹
增公帑唐書裴胃傳是時方鎮爭利
增上冢蘇長公寒食日答李公

彌時上狀區區瞻邈莫抒下情溽暑不審台候何如麩麥登而雨
白水青秧彌望一州豐年之祥也某臨安之役本為妻母作湯餅

偶舍弟追送女甥赴泰興姻期田閒無壯子弟守舍遂過期而止
當俟涼秋一行也

增臨安在杭州府城西一百里本漢餘杭縣地晉改湯餅
增泰興隋唐海陵縣地南唐析置泰興縣屬泰州
增守八卷
村舍聞公受代矣衰老寓一廬恩顧獨厚豈減臥轍之氓也

觀漢記與後漢書霸傳略同

投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上以待農隙一牒乞判執欲藉餘庇旬月致之尚可及茂老樞密字茂老中子讀書過目輒成誦賦詩立就出語驚人真公宅相也

增一巢

莊子逍遙遊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庾信小園賦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增過目成誦

後漢書謝安嘗出語驚人少記符融聽明慧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出語驚人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長宅相晉書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老宅相晉書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

祖舒老宅相

舒成此宅相外者云當出費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

言 即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側聆造朝已戒徒御竟不獲一拜下風少展維桑之歌高情凜然未加督過遠厓誨問衰病增光恩恩占敘豈盡感悰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闔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徒有截燈之戀況此衰老感悵尚何

拜下風

莊子在宥篇黃帝問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維桑見卷五

日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莊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維桑見卷五

呼急步

張侍郎帖與借留守三年拜為汝南太守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一年

即日履茲冬序共惟台候萬福伏承已解印章不果一陪賀客之後賢者久留凋郡乍釋重負鳧鷖之行掃迹亦自翛然即聽除書

還禁近慰此僉屬

漢官儀二千石以上銀印龜

增釋重負 穀梁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出奔

增印章

民如釋重負法藏碎金錄世間法或

增鳧鷖行 昌黎藍田縣丞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 三首

某衰病日侵憤憤然非故我也如公名德世論所屬亦復剽聞而

寒温之間未嘗一至顯貴之門及是方得占敘萬一

憤憤謂魏志管輅傳注鮑子春與輅相見曰吾少好談易聽君

後人當思此憤憤歎曰人言我憤憤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即日秋高恭惟台

候萬福某除籍為民不當以姓名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

布區區不宣

增下執事左傳停公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傲

以爲當得躬詣大府一日之雅王介甫市上宋相公書仁人君

受約束於下執事哀念一曰之雅而忘終身不

使君開藩一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上近者亦至

鈴下所當作以至桑梓之恭獨某廢錮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

所照必無譴過幸甚

增開藩王荆公送龐參判詩一相開

與台守曾郎中名惇字宏父書錄解題作欲父十首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遣介李尚書草草寓一書審已省察奉

函教喜聆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麾為千里師帥而發興在

玉霄之上醉著宮袍望三山銀闕於雲溥煙靄之間世固有揚州

鶴也

增一麾杜牧之詩賤子行千里明公去一

縣令民之師帥所發興又東樓詩勝絕承顏

使承流而化也醉著宮袍詩戶願憑高發興奇

霄居玉霄峰在天台山續仙傳司馬承禎

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爲酒中八仙人嘗乘舟三山銀闕

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

者到三神山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銀爲宮闕未到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揚州鶴詩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題

於風輒引去終莫能至揚州鶴詩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題

竹令人俗人瘦尚可使食無肉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

向寓狀後邱璋父云有司倉之命久之聞臨州去矣德升書來喜

聞動止即日歲晏雪寒伏惟台候勝常昔時嚴瀨乃子陵隱處而

天台亦鄭虔謫官之地世殊事異嚴睦為東藩恐當作西藩地在杭越之西也天台為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

日仲寵嘉別膺新命已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嚴瀨詞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帝不疑其乃耕於富春山後人相傳其釣處為嚴陵焉與地志七

帝不疑其乃耕於富春山後人相傳其釣處為嚴陵焉與地志七

里瀨在東陽江不與嚴陵相接有嚴山在桐廬縣南乃子陵釣

魚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鄭虔謫官唐書文藝傳鄭虔其才

十人臨水名館以嚴陵釣臺也鄭虔謫官

授度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巾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貶台州

司戶參軍事虔學長於地事險易方隅物產兵戎眾寡無

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

文杜甫贈以詩曰才名世殊事異王逸少蘭亭序故列敘時

所以興懷嚴睦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而有吳越之墟始

業改為睦州唐初改相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

至國朝宣和初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邢之重云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遣舊本誤書客中占謝不盡勤懇近日

有客過言吳守罷去宏父已臨州矣窮陋寡聞久不上記但有愧

慄即日春暄體力何如比見棲霞樓上梁文一有烏鵲南飛大江東

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近稟願一觀讀至雌霓當為公

擊節增上記文心雕龍書記篇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

狀非公之事則增棲霞樓荆州記棲霞樓宋臨川康王義慶建

樓詩黃州在何許與子香石壁寬蘇烏鵲南飛詩三國魏武紀公

利吳志周瑜傳與備并力逆曹公過於赤壁詩之志皆無曹公賦

詩赤壁借孫曹相短歌行李善注亦不著作詩之語自蘇公賦

情文而申之日醜酒臨江橫賦詩固一稀鳥鵲南飛語句助發

詩境恍在江聲月色大江東去詞東坡赤壁懷古詞大江東去

中添一段黃岡故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风流人物故壘西

邊人畫一談多寡傑遙想公瑾當年小橋初嫁了雄姿英發

山如畫一談多寡傑遙想公瑾當年小橋初嫁了雄姿英發

情扇笑我早生華髮人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雌霓

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雌霓

擊節晉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增

原曾使君棲霞樓上梁文文見許端夫齊安集

叢然邪邑舊資魯櫟之聞歸爾黃岡今据楚波之匯頃自寇戎
 豈但干家唯盜放之區殘害劇於虎狼殺戮到於雞狗荆榛荒穢
 不敗圖籍可稽念異時存郡國共理之賢聞鳳閣舊臺之舊顧前
 日晏寢凝香可稽念異時存郡國共理之賢聞鳳閣舊臺之舊顧前
 最勝風雨所薄僅能覆兔菜燕之梁訪臨舉之可戒千金之擾洪
 茲因遺址盡復前規取帑藏賦入之無田里追胥之擾洪子
 機雪園壇對峙元次山之窟尊在傍况茲臥鼓滅烽之時固多
 緩帶輕裘之暇咏王粲之登樓之作寄子存關之心何用橫架
 賦詩繼馬鵲南飛之句但當舉酒屬客歌大江東去之辭爰架
 修梁用伸善頌

公居官未嘗廢書新著猶未辱枉教也向守黃岡棲霞雪堂遺址

自公起廢堂皆曾守重建千載風流迷與東坡共為不朽司馬子

微名書絳闕身居赤城高風絕塵尚可想見否乎孫興公之賦韓

官閒無事援筆一揮追配前作幸勿多讓

增黃岡本漢西陵縣地屬江夏郡南齊置南安縣為齊雪堂王
 宗稷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
 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
 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隙其名蓋起
 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

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遺址起廢上訂會守重建雪堂時何韻之作
 雪堂四字以榜之盛淹作賦聽之野雖賢者視成毀為戲事而
 鸞鳳之棲堂以追休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王道之
 邦人曷憑藉以追休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王道之
 大者也坡公濠州四望亭詩敢請司馬子微字子微隱於天台正
 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望新銘求術睿宗玄宗名至京尊禮人
 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睿宗玄宗名至京尊禮人
 蜀女真謝自然汎海將詣蓬萊求術睿宗玄宗名至京尊禮人
 指言天台山馬承正名在丹臺飛仙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
 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往非飛仙不到此真良師也蓬萊
 度後白隱逸亦興公賦訂晉書孫楚傳楚傳不此真良師也蓬萊
 見唐書隱逸亦興公賦訂晉書孫楚傳楚傳不此真良師也蓬萊
 示友金石非中卿試擲地當作金天賦綽然公博學善屬
 恐此送金石非中卿試擲地當作金天賦綽然公博學善屬
 韓公送金石非中卿試擲地當作金天賦綽然公博學善屬
 朋親脫冠翦髮飛步遺塵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
 天台望羅茲地絕翔夜宿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彭湃聞韶
 北爭羅茲地絕翔夜宿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彭湃聞韶
 赤半起視地絕翔夜宿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彭湃聞韶
 歐磨共輪困金鷄既騰翥六合俄清叫嘯成悲穴奇東去窺
 送杜介蘇長公贈杜介序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
 之詩錫我絕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蔞露翠溼香娟娟
 未說錫我絕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蔞露翠溼香娟娟
 少說錫我絕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蔞露翠溼香娟娟
 城遊飛步何人長嘯萬物表娶空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
 自照飛步何人長嘯萬物表娶空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

今更不出閉戶閑腰裏時增援筆魏志陳思王植傳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增多讓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未肯異之稻含傳含援筆為文文不加點使古人復生臣亦

自公守齊安栖霞雪堂遂起廢名章俊語藉藉滿淮吳士大夫之口天台詩詞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詞句高雅不自鳧鷖行中來持玩三歎豈敢獨享當與識者共之

增天台詩詞陳直齋書錄解題曾惇微父紆之子也詩詞一卷皆在台時所作按原注止附黃州詩而台詩不附

始由台作盈卷王事方外登東坡迷楊傑詩序無為子嘗奉使多不勝錄歟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嘗有也莊子太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游方之外者告孔子鳧鷖武皇帝制官

皆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鷖原附會使君黃州樓霞雪堂詩詞樓霞會飲諸僚一首月近中秋好風因小雨清山眉煙外遠江

樓霞會飲諸僚一首月近中秋好風因小雨清山眉煙外遠江
練霞深橫我病自不飲君詩俱有聲放歌能取醉不必喚嘉榮
侵霞偶作一首蔬飯已忘肉清心凌是僧春華空婉婉衰病苦
歸時路

天台仙佛所廬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為東道主當為我置醴無輟釜之嫌矣顧以頭方命薄所向累人不如其已也李舉之字李舉之筆力雄贍可畏如公築詩壇當使之致師也

天台文十道山川攷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高萬八千

天台文十道山川攷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高萬八千

陽為羹盡翰金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伯子獨

不得侯太上皇以其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
 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侯服虔注音勞棘也師古注
 以勺轆釜增頭方增羅隱侯詩未幾能增命薄增陸雲詩安得達
 令為聲也增頭方增羅隱侯詩未幾能增命薄增陸雲詩安得達
 筆力增文百黎病中贈張十獨扛增詩壇致增師增社增牧增訪增趙增登增李增杜增
 壇歐陽答梅聖俞詩文會不余盟詩壇增推增子增將增周增禮增夏增官增環增人增
 敵焉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
 日吾聞致師者御靡旌磨壘而還樂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敵代御致師者御靡旌磨壘而還樂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折戰執保而還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居
 陳無己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居
 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
 京旋築詩擅按酒兵神門生
 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屏迹一涯升沈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省妻母之喪於
 臨安山中亦不獲寓一紙第極瞻悵即日春序晏温伏惟台候勝
 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人旋即榮路黃堂在百里之近或有一見
 之日也

省妻母喪
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鴻慶集有黃堂郡國志吳郡太守所居室
 即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雄黃故曰黃堂
 滌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

黃堂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而門內多故李氏女子得疾不治繼哭妻
 母又哭一從弟而亡女葬送方在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
 心衰貌改非復故吾祇自憐耳

日就灰槁
注見卷五與佚老勞生語出莊子太宗師見卷四與
 常州吳守帖佚老勞生五九兄提舉注宋史職官志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
 增置焉李觀清詩堂詩往事莫將問口笑勞生誰在定中看

台眷喜聞萬福大令嗣承奉貌類翁想今又如我長也省書知有
 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衰不復薦區區之說也

如我長
少陵元日示宗武汝曉吾手戰吾笑汝身
 長又示宗武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

與尊公所營西樓建炎兵火燔滅殆盡而甘棠遺誦猶在邦人之
 口公以盛年追繼兩世舊物過家上冢訪尋遺老黃童白叟空巷
 歡迎想今閉閣坐嘯雖蒲鞭亦不用也

公家父祖 宋史曾布傳字子宜南豐人學於兄輩同登第時

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名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獨當國漸進

卒陳氏書錄解題直寶文閣會紆公卷布之子起家文章繼世

逃於家君柄用之時其世視同諸貴流落之子弟起家文章繼世

三朝正論暴白於世視同諸貴流落之子弟起家文章繼世

鬢詩嶺梅志述事者其為賢不肖何如也舊所臨東坡循守

善才石唐裴須防舊所臨東坡循守

祠在金山後有孤峰日開山相祠每大益公筆錄金山大浮

山也與樓稱卷與韓駒子蒼樓公微而新之為文和初公倅京口攝

他處多作公卷題又送會宏父詩有題舍人三讀其成按公衣

京口為會公卷題又送會宏父詩有題舍人三讀其成按公衣

之句所題皆在京更證帖首朱有公見子京尚少年舊物左

祀夏配天不舊物晉書王獻之傳有公見子京尚少年舊物左

盜物都盡不舊物晉書王獻之傳有公見子京尚少年舊物左

冢後漢書韓稜傳稜遷南陽太守黃童白叟德詩黃童白叟

羅歌閉閣蘇朝議帖與坐嘯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

委功曹岑暉二郡為謠日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

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為謠日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

官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與吉守王舍人名洋字元渤 六首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而奇窮所向累人不復以姓名徹

於鈴下故人存錄屈賜書問喜愧不可言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

屏迹田野相望二千里之遠接奉何時臨紙悵然不宣

謫九年為錫集謫九年賦古稱思婦以極數無輪九馬伊我

之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其時云唐書本傳王叔文敗

奇窮所向累人又與滕道帖某去歲絕所買田已早損

高文見寵獎予過情雖非所當得於門下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

緬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可歎可賀也某衰老廢學輒作數

語占謝回啟見非所以報珍投也

精深華妙蘇文定東坡和陶詩引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

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探道著書濟明帖近詩

數紙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
伏蒙遣騎馳賜歐公岐公二集廬陵所刊歐陽文忠某衰病交侵

百念灰冷獨嗜書一事習氣未除忍領珍遺鼓舞拜貺然歐公舊

版尚復訛缺公如少畱要當一新乃已耳

增三集歐陽集號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四卷年譜

本且為之年譜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論又以前所得歐陽氏
傳家本乃公之弟榮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集客會三異校正
益完善無遺恨矣子成華陽志王岐公華陽集第一卷按宋
史本傳名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舉進士廷試第一卷按宋
射岐國公薨習氣未除師燈錄僧問為舉進士廷試第一卷按宋
於位贈太師習氣未除師燈錄僧問為舉進士廷試第一卷按宋
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除師燈錄僧問為舉進士廷試第一卷按宋
氣除未盡答劉河書嘗欲焚棄筆視為瘡默人而習氣宿業未
去能盡

某淪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遺綺問安否高風絕塵非今世君子所
能望也衰老何以得此窮歲凝寒共惟台候勝常偃藩久矣日佗

詔追以日為歲也
廬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又勤綏御之方開藩已久比復何

如方遺珥筆之氓又徙懷研之境必也使無訟乎一笑

增廬陵舊唐書地理志吉州廬陵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

年復為珥筆也今瑞州度今黃魯直江西道院賦序江

西之俗士大夫獨不罷於訟故州而健以終為名日珥

然並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高安父老乃新燕

焉之堂榜曰江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說洛陽伽藍記太傳

俗世號難治宜者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帝謂實曰懷私問

溫子昇子昇日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初不曉懷私問
以美其至其代去還以其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
京師謠云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習中不懷愁
懷或之義起於此也按甄俗作磚懷
公文勝前作非諛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如老驥伏櫪它日當
大典冊天廡四十萬可以一洗而空矣某衰老獨嗜書一病為深
痼何日瞻迎傾倒所懷

雅健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雅健
增大典冊宋史王珪傳弱歲奇穎出語驚人累官

年壯心未已

典册多出其手西京雜記揚子雲日軍旅之際戎馬之間天廡
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天廡
四十萬晉天文志東壁北十星曰天廡坊雍熙四年改天廡為

左右騏驎院少陵沙苑行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廡皆一洗
雲屯天育驃圖歌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日牽來
空少陵丹青引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長日牽來
中須與九重真龍出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

與衢守汪少卿名思温字汝直五首

某頃罹重譴行次吳興故人臨州望望然如避垢污炊不及熟遂

亟去既次封門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雷彌旬調護逐客種種

加厚雖自為謀不過此矣如傳送十卒十卒詔特為減半五輩自

衢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旁客路泰然皆非意望之所及也

蒙恩北還公方主漕計旋領臨安時眾愠尚斷斷不敢以竿牘之

私累左右而小人懷惠沒齒尚當結草也

增吳興今湖州府東漢屬吳郡及丹**增**封門未詳當在衢州或非

增衢春秋時姑蔑之地秦為太**增**臨川置臨川郡隋罷郡置

撫州今斷訂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結草訂
隸江西斷廣注爭鬪之貌漢書劉向傳朝臣斷斷如也徐結草訂
傳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穎曰必嫁是疾
病則日必以爲狗及卒穎嫁之曰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日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原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

附原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
間遣別乘移其存省而果者樂解肴禮之餉無虛日蓋過旬而
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道塗代負荷備使令如使
某官者有無所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遊萬里
君坐視其旁石之虞公亦以件幸相出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
日懷內滿下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織悉尚蒙賜於數百里外距
而獨於放逐得公行事窮論次少紓懷惠不報之責訂有公知
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窮論次少紓懷惠不報之責訂有公知
衢日有諫議大夫過也既去又緒言謂公豐餉公曰諫議大夫
如部使者禮不取過也既去又緒言謂公豐餉公曰諫議大夫
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敖以我爲簡乎歲餘嚴盜起公聚兵境
上等其歸未幾御史中丞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
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
三衢治狀者除直顯謨閣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
臨安府遷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
復還太府宋全

荆溪遇伯言汪大雅字伯言卷九知其爲少卿之子也傾蓋歡然

如宿昔又得寓一紙馳問安否重蒙省答開讀喜不勝言即日履
茲春序共惟台候萬福林尉來還妻黨二吳亦踵至具言德齒之
尊為一世儀刑可敬可慕也

傾蓋

訂家語孔子之刺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
日漢書鄒陽傳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某自抵大訶朝市已削迹公亦倦遊湖海就開東西遙相望殆若
參辰然區區念德之心猶欲面陳萬分恐遂齋恨而沒也

倦遊

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文類
注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參辰二子伯曰閏季曰實沈曰尋于戈以相征討帝遷闕伯
氏有邱主長商人是國故長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伯
於商邱以服事夏商人是國故長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伯
長陳琳詩故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蘇武詩昔為鴛與鴛今為參與
參長之相比也然比日魚今隔如參長揚子法言學行篇吾不觀
以君子貴遷善也

齋恨後漢書馮衍傳衍與陰就書衍年不
報齋恨入冥江淹恨賦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要頃見曾南豐記廣德湖俗所謂罵
短者已墾而為田矣今第舍所臨殆是錢湖非耶名利之場跬步
如漆公翛然獨往一絲不挂顧恨不得奉杖屨以從也

增四明

四明山在今寧波跨台紹洞天記名丹山赤水之天山
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施肩吾詩半夜尋幽上四明
手攀松桂觸雲行相呼已到

增二湖

其一東錢湖舊圖經周八
里既田八百頃又名萬
靈菴其一即廣德湖注見
二湖其北為漕渠泄其東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
所更也宋興化二年民始
來道二年知州事李夷始
至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從
案行止之自此言請湖為
父故穎川人為長安亭長
漢書梁冀傳冀大起第舍
增名利場謝靈運遊名山志
有阮籍詩繫累名利場
增如漆

增奉杖屨

東坡與蜀藥宜翁書嶠南山水奇絕
多與神宜翁書嶠南山水奇絕
一絲不挂

增

生陸云寸絲不挂
師云猶是階下漢

某蒙德如邱山而未嘗一拜下風此心炯炯如觀河之見猶在也
即日大暑恭惟台候萬福兩地相望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

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
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
乃稍自振厲吾善者欲以警發憤憤而大書錄解題東坡別集
笑是殆見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公之
孫給事嶠行世矣麻沙坊又有一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公之
無恙以頴濱及小坡之文且加考訂有訛偽應詔策論蓋建安本
亦雜安本所遺盡刊之不加考訂有訛偽應詔策論蓋建安本
取建本所遺盡刊之不加考訂有訛偽應詔策論蓋建安本
應詔策論蓋建安本所遺盡刊之不加考訂有訛偽應詔策論蓋建
魯君也請真贗韓非子說林齊魯使魯君也請真贗韓非子說林
真往也君正子春也魯君也請真贗韓非子說林齊魯使魯君也
詩文者多矣然亦不偽相半又臣亦胡不以信其樂以策論蓋建
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從古所病讀實虎賁於
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無貴士貌類於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坐無貴士貌類於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僧老成人且與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問五九會中人五百僧老成人且與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道謂之過九會中人五百僧老成人且與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許朝奉詩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
原附答季文書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
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
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

之君子
之一耶

樂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
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
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荆公詩文刻於臨川屬本居十之一而錯
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多
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蘇集作李太白樂天之文為庸俗
所亂先生嘗太息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
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
之志也

三集手編
子由自題樂城集引元祐六年余年五十三始以
空疏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

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四卷題曰樂城集崇寧四年余
和元復收拾遺藁以類增元忠所集東坡答錄劉河書蒙示書
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增元忠所集東坡答錄劉河書蒙示書
卷無一篇偽增奏議制誥晁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
者又少謬誤增奏議制誥晁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
卷外制三卷和陶集豫章制誥晁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
四卷應詔集十卷內讀二方駕劉

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後邁連橫許子美太白樂
郭少陵詩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天東坡答劉河都曹書李太白韓退之自
敘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耶握夜光之珠何
得獨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附與季文書

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
上之文也拜賦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某亦省妻母於
臨安山中所過輒留抵重午方次村舍大暑中瘡瘍作厲爬搔次
骨意緒無聊酬答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間缺然復蒙遺書累
紙開讀汗下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暑當十一款尚冀面陳

增爬搔次骨 半山和王樂道烘融詩咀嚙侵汗下時以書見梅
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聖俞持示文忠
與常守強朝議 五首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 通作叩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
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驚

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屬縣胥欲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
於是六沙人戶闐然訴於縣庭以為科糴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
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
無以答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卻比聞乃不然竊
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
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縣三年矣無故作俑為
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糴二百三
十石乃至八倍如何 義當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
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增科糴 宋史食貨志和糴一款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

其曰依糴有坐倉博糴結糴依糴充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
多寡得與公家爭糴括糴索糴入米麥粟封樁其日括糴豫榜論
民無得與公家爭糴括糴索糴入米麥粟封樁其日括糴豫榜論
裁一戶而糴數百石者州縣以和糴為名低
繩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
帖謂州縣幹辦之人耳
增屯田 詔江東西宜撫使韓世忠措置

建康營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
 為永業詔趙太祖曰乘快指揮一事誤失史官必書之語林元
 三朝政錄知福州有吏自事公問趙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
 厚之名終未嘗指作舖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三良殉葬
 揮公曰元終不罪其始造故曰此類其無後嗣乎鞭扑書
 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類其無後嗣乎鞭扑書
 正義曰若木人送葬其始造故曰此類其無後嗣乎鞭扑書
 鞭作官刑志薄刑用鞭孔傳注扑杖也
 漢書刑法志薄刑用鞭孔傳注扑杖也
 蕩滌

屬者款門蒙宴勞送將之禮甚寵舟還便當占敘感悰而書債滿

前倚門待報訓遣遂竟此歲辱枉誨存祇益愧恐即日履茲歲元

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尚冀他日重詣不宣

增款門而呂氏春秋款門也增書債杜牧送中丞姊夫出鎮江西歲

元云三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元日也詩備書醜萬債竹鳴問樊村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疊疊然如噉蔗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閒

劇異宜不敢久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閒陪侍玉塵傾困倒廩

盡發其秘慰此區區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君子以畜其德噉蔗訂晉書顧愷之傳每食

之漸入佳境唐庚詩噉蔗訂晉書顧愷之傳每食

蔗入佳境唐庚詩噉蔗訂晉書顧愷之傳每食

夷甫恒捉白鹿者曰塵尾與手無分別皆能顧接玉塵訂世

碎塵恒捉白鹿者曰塵尾與手無分別皆能顧接玉塵訂世

馬傾困倒廩其光不答塵尾與手無分別皆能顧接玉塵訂世

羅列不進也發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蒙高文寵賁啟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

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

報珍投本集見但有刻畫無鹽之愧

履端左傳元先王之正時也頌言訂晉書陳氏元日獻椒花

頌曰美哉靈葩爰於中歸餘於漢書徐防以五經久遠

求之此刻畫無鹽樂廣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東坡答

孔周翰求書與詩不蒙譏訶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醜列女傳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行年
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於是拂拭短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之後二十年

矣更辱大貶輔以善頌其為欣荷莫喻萬分

齋釀注見卷一與飲屠蘇韻語陽秋云歲時有破除不祥之具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禱瘟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類
尊自唐以來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少年白飲何耶顧况歲
董勛告晉海西令云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飲酒則先卑而後
健亦不為無理子瞻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詩但把窮愁博長
也楊用修後飲屠蘇韻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詩但把窮愁博長

與常守徐計議

七首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酒每居客

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顯

而公道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增

宣和甲子會紀徽宗十九

增

南都丞相應宋之南都宋州也稱

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徽宗之季以疾奉祠歸南都起為應
天尹徙大名尹進觀文殿學士特升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幸
相不除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吳敏薦**增**建炎甲子會
處仁可相拜太宰史稱處仁為相無大建明**增**建炎甲子會
建元之明年夏四月金人處仁以二帝及后如太子去五月一
見鴻慶本集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揚嘗獲一再見待
一音誨便蒙知遇按處仁在徽宗世嘗出知揚州集中帖所言
建炎初之在揚守時非**增**坐馳是謂人問世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趨舍

異路無從一語望絕塵而瞳若莫喻此心小雨遂涼恭維台候萬

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誓此意

增

廢錮漢書翟方進傳咸既廢錮趨舍異路少卿書僕與李陵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

否比客是北客字恐過都迎錢良苦第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使

生四角也一笑不宣

脂轄訂陸魯望古意詩君

增

脂轄訂陸魯望古意詩君

內賣七

五

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劍南集亦有句云避俗要生輪四角出門何啻路三叉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尚未脫然久不遣記尋悔問喜愧具

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瓜插竹兒女紛然以某視

之始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河魚訂左傳宣十三年申叔展語還無社日有麥麴乎日無有

欲使無窮乎泥水無河魚腹疾奈何杜注麥麴窮所以禦淫

將病軍中逃泥水無河魚腹疾奈何杜注麥麴窮所以禦淫

女與之進香果孟文羅插竹垂綬瓜大祈巧歸自外庭有設祠者

而與之進香果孟文羅插竹垂綬瓜大祈巧歸自外庭有設祠者

如頭製將無去蹇抽手目開利組木居士訂昌黎題木居士詩

溝中斷幹如身偶然題焉是禱也木居士訂昌黎題木居士詩

張芸題木居士在馬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

道符更刻僧居士在馬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江上饘

粥於是適此潮漲聞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木拔禾偃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雷電以屋瓦訂後漢書光

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滄川盛溢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祟遂少留然竟

不免蹋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

班春之所及也

增班春秦少游贈金山寶覺大師詩青鞋蹋雨尋幽徑朱火籠

長老彥端者住湖泐金沙已十年精鍊有行業日持鉢斂飯以給

諸瓢補苴一壤利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

應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必有誤左右

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刹奉佛齊眾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

老尼耳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也湖泐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

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旬俯從少慰輿望

增持鉢五燈會元世尊一日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

問如何是過去七佛補苴昌黎進學解補苴資聖老尼載常州

儀式世尊曰持鉢去補苴昌黎進學解補苴資聖老尼載常州

資聖禪院興造記云按圖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詎今二百餘年
類垣敗宇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前刺繡織絳為衣食業清智
大師普濟資聖云取而代漢書項籍傳秦始皇東遊梁
始改號資聖云取而代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與揚州榮守士首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異時謀帥故事當有祕殿延閣之寵為

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夕以冀也

淮海秦觀揚州集序按再貢日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瀘三江既

會稽其澤敷日其區川日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日揚州其山鎮日

州者北據淮南東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

推其於北稱揚州者往連帥以禮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

帥其於北稱揚州者往連帥以禮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

增增引增王書武帝紀漢口路通荆雍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

清節日法才爲招遠將軍如晉告急於即日遷太府卿其謀帥左傳

十七節日法才爲招遠將軍如晉告急於即日遷太府卿其謀帥左傳

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日御綬可日必殿之職非直器卿

至藥珠殿二府有缺即命矣按宋有觀文資政之職非直器卿

士謂殿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

閣博主之祕藏內則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

博主之祕藏內則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有延閣之府

與無爲趙守按楊無爲集名士彩字端質 四首

慕容胡源詣鈴下嘗寓一書已省察否也忽枉墜教伏審初暑台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屬者寓書率意
冒陳方極慙懼重厘報貺敦尚一日之雅詞義卓然三復感歎沙
頭薄田饋粥于是三數速客席卷而去人牛俱亡曲蒙眷恤申飭
吏卒盡執以歸一方爲之悚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區空言豈
勝占敘萬分

增增蒙垢增受越春秋伍胥爲人少好于文長習於武蒙垢隸人

公襄大夫一年隸人牧各瞻其事昭七年人十等王臣僕

臺寓書左傳襄二士四年子產寓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是粥於口是席卷也賈誼過秦論席卷不可卷人牛俱亡居和尚述

以餅於口是席卷也賈誼過秦論席卷不可卷人牛俱亡居和尚述

塞山雪盡執以歸酒尚萬分師古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

候萬福鄉大夫行春飛蓋紛然託後車者十數秉燭而後返濡須
過客稀少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宜

增茶客

韓偓社後詩目隨茶客靜心共
行春守駟馬駕車一傳郡

行春守駟馬駕車一傳郡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
燭夜遊至有以也

鈴齋吏退交親慶弔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訓應無餘日矣
而存錄之厚高情妙語拊慰三復非寒温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
喻也

增慶弔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增慶弔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增慶弔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增慶弔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增慶弔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荀爽傳爽助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致弟子早妙語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審已造朝旋聞按節江左為公拊髀而
喜而不果寓一書衰遲廢禮迨今惕然寒令浸嚴伏惟台候萬福

增津亭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增津亭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增津亭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張九齡詩海郡擁蠻落津亭柳正齊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
方外之樂一行作吏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增鍾陵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增鍾陵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增鍾陵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孫權葬於山因舊國故都莊子則陽篇舊國絕境東坡

行作吏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與鄭大資

名億年字長卿 二十首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弟尤劇幾至委頓比幸小閒又省妻

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下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

世望之黯然真羊曇西州之路也亡女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

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有瞻拜之望

顯道 訂平江守王

委頓 王書裴楷傳楷有濁利疾不樂處勢

蘇臺 王書裴楷傳楷有濁利疾不樂處勢

西州路 安傳疾篤

分賜表勳 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又領海錯五十缶皆水

陸之私 疑有脫字 **品屬此時序** 親客來過尊俎暴富豈但一夫區區欣荷

思春 武林市肆記思春田舍翁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

田舍翁 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

暴富 借得東坡與程秀才帖兒子到此便得唐書一部又

輟賜二漢紀 所未見之書也病中無所為日讀一編旬日遂竟此

書文辭 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但方之温公通鑑則不逮矣何

如 二漢紀高祖於孝平王莽之林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

表志 傳凡十餘萬言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

謝承 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無所取正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

諸家 號為精密之比温公通鑑卷目錄事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皇朝

治平 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屬借以館

起戰 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

公自 謂精力盡於此書參考同異俾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

神宗 賜名資治通鑑

冬序 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偶記今夏暑雨彌月

三伏 溽然已而復張可以鑠金石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塞向

內廣七

九

以埃也傳聞山林園寢卜地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
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固
也

三伏

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樂金石

增

伏立秋後初庚為終伏故謂之三伏

增

地會稽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權贊徽宗皇

增

高宗十六年即位稱太皇太后帝孝宗淳熙十四年會稽廟號禹

增

葬墨子曰禹葬於會稽之山既葬霸陵故事

增

因其故無所改贊曰治霸陵皆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增

張新豐道曰此走耶道也居外臨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意悽

增

人悲懷顧謂羣臣曰善乎以山石為槨中可紮新陳漆其間

增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日使威馬文帝稱善又楚元王

增

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七石柳又何感焉

增

傳劉向泰亦引此事

增

制度奢泰亦引此事

增

自聞大學士之命政時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所遣介竟不至

增

又為左右所先雖特寬貸不計此末度念之踧踏如芒刺之在背

增

即日履茲歲端恭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渴高隱疑是名資春晚定

卜一見之日

字漫

注見卷三與張侍郎帖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醫卜祝之間雖寒温之常談亦不獲致

前顧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廢禮如此念之楚然淅東水潦

之厄百歲父老以為未嘗有也百戰之餘幸此小愒而陰沴復爾

涿水傲予必有以檻塞大異窮陋猶未聞也

增

遲鈍及事數為椽吏所辱師古注頓頓不

增

輿四府安吉常嚴三州為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委台衢處

增

東路為

增

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開也

具聞茵鼎之適而不敢數陳竿牘以溷省覽即日新涼恭惟鈞候

萬福伏審已還舊物以輿論占之召節在淹速之間耳

增

淹速漢書賈誼傳鵬賦吉慶告我凶言其

李郎丞歸安州湖代期已至遣婦挾二雛先還已而得指舊本指

揮經界官當代者更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迺許去書來言
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新為之決非兩月所
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同拘囚竊意
元台長至必通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或蒙哀憐遂得脫
去不知如何濱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冀屬不獲已干冒如得一
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一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
望詳酌渠公自小官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迫切之扣
有望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二雛

杜少陵徐卿二子歌文夫生兒有

曾鼎新

易雜卦傳革去

曾拘囚

半山寄丁中允詩顧惜薦達負薪子

薪子

史記滑稽傳楚相

其子曰我死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干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
叔敖衣冠撫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相優孟
置酒優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也楚相言謂何孟曰婦言
日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
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地貧苦負薪以自飲食必如
楚王得伯相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苦負薪以自飲食必如
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主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四百戶以奉其濱老

鴻慶本集載與胡尚書帖云過桂林少留
祀後十世不絕始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甚款第三

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親丞相薨背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

之而蒙恩自便遂攜以俱四月甲午已奉結矣沈厚寡言能記問

佳公

職官志凡大都督制置宣諭宣撫總領經略

子也

武臣準備將領準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願以寒温之常談何補於

左右及是拜賜疏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增如流

孔北海論盛孝草書

某不待坐歲一周矣企種門牆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候不齊恭

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槁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

下奇士晨夕以冀

乘車造閣

注見卷二與楊樞密帖

某為農十年今復為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一溝累土為培
塿種竹樹環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種瓜東陵漢興不肯仕
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之寵某他日尚得以蒼顏

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培塿詩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松相風俗通培塿

山示元度詩溝西屋玩物變東坡詩意不在魚樂此

平先幾漢書蕭何傳陳豨反上自將至使而韓信謀反關中

封五千戶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君守於內非被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

中封勿受君心夫置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以今淮陰新反於

亭記蒼顏白髮頹乎其蒼顏五十三家醉也東坡和子由元

夜省宿致齋詩白髮頹乎其蒼顏五十三家醉也東坡和子由元

戰國齊策狗馬實外廐美充下陳李斯逐客書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飭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五年未嘗一詣

城府公他日少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嫌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閒而疏率少思不計後患

輒進瞑眩以取一快病去體而氣索然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

言者更竢一信

所在調護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扶憊占敘一二尚有欲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嚴譴蒙垢累年其甘如薺無可悔者

側聆召節行次里門拊髀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閒竟不獲一

望前塵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照亮

其甘如薺詩各風誰謂荼拊髀無為趙守帖

不待燕几歲行兩周懼涉疏慢殆十一詣而暑中屢塵巾履更蒙

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瘡瘍作於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

狀即日鈞候復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

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以荷徵拜

增塵漢書揚雄傳其塵至巾履杜子美題李尊師松樹障子

是商苦雨春秋左傳昭四年冬無愆陽夏

山翁焚灼譬烘

燎之在牀

內賣七

某日佯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書其閒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危坐

管子弟子職曰危坐何師嵇康與山門以兩版二句昌黎行

如蒼生何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縱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五馬

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亭

五馬亭少陵將歸成都草堂途中先寄嚴一助漢書張良傳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以爲客

去門牆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可惜即日冬序晏温共惟台候萬福某病瘡瘍久而後復雖云疾病在膚革之閒而面墻塊坐憤憤兩時書郵不繼又以愧恐

寸陰

晉書陶侃傳侃常語人曰大禹聖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左傳襄

增

周禮天官瘍醫

十九年荀偃痲疔生瘍於頭孔疏頭創也
增 面牆 後漢書鄧后
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西
增 書郵 晉書殷浩傳浩父
征賦誦六藝以飾姦狹詩書而面牆
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
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名立宗向佛乘

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為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

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閒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

之處別具稟扣

晁文元

諱春明退朝錄晁迥字明遠景

增

法藏碎金 自序子爰

茲暮齒涉獵儒道諸經必也考求微旨暨掛冠之後棲息乎俊
都昭德坊之舊居別葺齋然獨處手不釋卷筆不停綴屬
文導意靡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興盡當止奉
重或以積習之美非小智之自矜故者之日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
者或深階級一談見諸佛亦無憚焉不復刪簡若其束於教
佛乘 錄 禪 燈
心無漏智此心即佛曰最上乘
向子平 後漢書逸民傳向
人也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

也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篝之故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非徒亡益也借易皇恐

如夫人左傳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護衣篝**韓文辨證郎官漢置女侍二人執香護衣**說文**篝答也**風**露衣今俗呼薰籠然火而籠罩其上**紅**穎秋薰籠**沈**水護衣篝**幽**冥此不可不信也**升濟**幽冥**刻舟**趙注見卷五與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八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字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髀悵然不圖車騎之臨是日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臥奴輩不以告遂不獲拜亟起同壽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泊靈巖乘擔輿趨謁追參杖履入天平方丈求一日之款而去

別乘東坡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拊髀**詩**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拊髀

分奴輩**詩**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酒寐**夜分**後漢光武紀每旦

靈巖蘇志在府城西**增**擔輿**詩**蘇志在府城西

靈巖蘇志在府城西**增**擔輿**詩**蘇志在府城西

靈巖蘇志在府城西**增**擔輿**詩**蘇志在府城西

靈巖蘇志在府城西**增**擔輿**詩**蘇志在府城西

蓮葉天平 吳郡圖經天平寺在吳縣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范文正公之先葬天平山寺之旁賜額曰白雲寺蘇子美天平山詩吳增方丈筠

與朱直閣 字師實自號機山蘭人 四首 燈王聽法之筵眾多於方丈

邊虞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萬福

燕超春事可以想見然拄杖穿花攜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增邊虞 唐書張允仲傳允仲性勤儉嗣音詩子矜縱我不往子欲嗣音叔父夷仲詩關塞有邊鄙虞嗣音寧不嗣音增黃文節

附原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各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

又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詩 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蚊巢十字

痰咳審已痊除海邦百賈走集之地水陸之品日薦七筍而後堂

鐘鼓之樂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心胖體舒微恙自無安立處來年

慶八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海邦詩闕宮遂荒徐百賈漢書王嘉傳百賈震動師古後堂鐘

鼓竹管弦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

對優人筦弦置酒設樂與弟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度

內簡

二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又買微恙自無東坡答子由問黃葉長
山傳鐘鼓帷帳不移而具何處容他住日夜還
空身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
將藥石攻次韻劉貢父詩心空客疾本無根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即日春寒台
候萬福歲月可驚亡姑令人奄終七供悲慟奈何所冀高明照了
諸妄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追助之法不必專供佛僧但振

採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宣

亡姑令人

鴻慶本集載中奉大夫直祿致仕朱公墓志云公

甫之孫以

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女尚書職方員外郎辛

丑以疾卒

葬於華亭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又日某視

吳國為祖

姑公增奄終七供東坡與程正輔帖表感動逾遠奈

何人之從

也增照了法藏碎金錄一念照增諸妄息滅山谷和文潛詩有

人出照了

了一念之菩提也增諸妄息滅山谷和文潛詩有

幽顯

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密鎮江金壇人其子庭直先

長孫以米

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繼之

以是推之

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增東坡與程正輔帖尊嫂忽羅

此禍此情豈易割捨願兄深照痛遣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
但發為亡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

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机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強健之時避

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

為歉也

秋高

少陵詩秋高馬肥健焚川詩

抗章

得謝鴻慶本集載公墓

致

五年七月守本宮致仕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

仕

致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則父增如漆寶志公

頌

擬商量卻啾啾危機富貴必履危機長傳歎曰貧賤常思富貴

可

得也東坡題韓子華石滌莊机上肉乞身強健忠續思頌

坐

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乞身強健忠續思頌

詩

序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及身強

健

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忽七八年閒雖未也然未嘗一

前言

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

年避亂高風本集超然堂記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
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
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嘗最其列至是
潛深伏與縮手追配古人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
者無實橫得聲名追配古人

與胡寺丞
自領報貶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溽暑欣佳陶
器二種極慰所望既輟囊金又下缺

與張郎中
關十晦為廟堂宣力而不能為左右出一言復何道然文仲回向
佛祖已造三昧一切世閒相舊本誤空中之電可復顧耶

增回向
向無盡功德藏回向無待解脫回向法界無界回向又華嚴經亦
有十回向少陵詩文公上方三昧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
詩願間第一義回向心地上初三昧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
受水月齋錄應化聖賢門南嶽慧思禪師誦法華經滿千遍坐
夏經二七日尋有障起四支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

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願一切
倒想滅夏滿放身倚壁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切
平帝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
時之一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去聲增世閒相色空相傾相
音砌按今佛乘中凡言一切者讀去聲增世閒相色空相傾相
奪於如來藏故發塵勞有世閒相又如增世閒相色空相傾相
是淨塵及器世閒諸變化相如湯銷冰增世閒相色空相傾相
萬象起增世閒相字謙仲十首
與莫剛定

某久欲至崑山不免觸熱一行留三日乘潮入雲閒繫舟西樓下
一快洞心駭目之觀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中款門有禰
藏之嫌恃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固無嫌也

崑山吳山記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之祖葬於
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增繫舟繫之舟虛而遊者若不款

門昌黎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關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

能藏初學記載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里無行人車閉門
來響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癡流汗正滂沱傳戒

諸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禰藏不曉事之名

原寄題莫謙仲西樓詩

層梯倚半空百尺臥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爭雄暮捲珠簾
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器蚋
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蠅遂相攻湛湛天一
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鷗

越國逝去汎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顧

以觸熱造門褊穢之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鴻慶本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志云故相太宰華原王鄭

左相岐公之夫人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孫

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

太母還御東朝大資發論造功為國元勳國太於此一葦河廣

時感微疾而終極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殆無論擬一葦揚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孔疏一葦謂一嘲解漢書揚

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非一葦也嘲解漢書揚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左起日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松江對月固已技癢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躅與子成二

老來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長云松江白湖東北逕

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庾仲初楊都賦云太湖東

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技癢顏氏

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松江一名笠澤云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

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案伎

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技癢

今史記並作俳徊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少

陵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樂陽與子二句少陵奇贊上人詩

公度詩貫穿無遺恨管城何技癢與子二句俳徊虎穴上而勢

龍泓頭柴荆具茶茗逕路通林

去冬余郎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莫橫山過荆

谿少駐歸路又郭又領開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

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

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

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橫山胡樞密居橫山見卷

增譴訶之域漢書賈誼傳在大譴大何厚意不報後漢書馮異

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奠亭豆背芒注見卷五與

粥序沲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為一時標表送

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甑弊帚尚復置戚戚於胷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

增悲惱法華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東坡罷徐**增**標表真西山

穆遺事云觀公志銘忠孝**增**送往事居左傳信九年送往事居

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增**破甑弊帚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有自京師來轉示所

者生**增**破甑弊帚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

其意對曰**增**破甑弊帚敏客居太原荷瓶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

文非一**增**破甑弊帚體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有弊

尋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增**破甑弊帚柳州之巧文旁羅萬金不鬻弊帚

謙仲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遂獨立一世為高

人勝士比過隱居少卿下同產之親弟妹甥姪連牆接開如處一

室哀樂同休戚緩急共有無絲淚而開脫句有貴為天子猶有尺布

斗粟之謠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必有卿大夫表其閭以為厲世

之規者當有

嗜好酸鹹注見卷五與**增**高人勝士圖繪寶鑑或有逸品皆

連牆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增**接開魏書盧昶傳通原遂吟

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食尺布斗粟漢書淮南厲王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

之曰天下以我貪淮南地耶**增**表閭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

乃徙城陽王王淮南地**增**表閭潛於山澤舉動必由禮度

死者數存問詔書褒美刻石表閭唐書高崇文傳其先七厲世

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晉李與有表諸葛孔明閭文

漢書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

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居純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在遂屬余郎傳

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

勝健某數奇不偶伐樹削迹為世陳人獨謙仲以聲氣相求存照

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浹辰無暮炊厭王孫之意自視歆然蒙

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增海鹽秦析吳縣地置海鹽縣屬會稽郡陳省**增**數奇漢書李

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增**治具幸許過魏其傳將軍昨日

師古法言廣命隻**增**浹辰左傳成九年浹辰十二日也**增**暮炊厭王

治具自且至**增**浹辰其左傳成九年浹辰十二日也**增**暮炊厭王

今未嘗敢食**增**浹辰其左傳成九年浹辰十二日也**增**暮炊厭王

孫漢書韓信傳信家貧不能治生為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

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

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縣 舊本誤 兩辱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

歲餘意謂馬首已南矣專介遣書審聞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衝涉

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燈下猶能讀

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温台道中山水佳絕

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一畫卷作六言二章

繼和向伯恭之後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 文集不載 但老來筆

力衰減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顧存 漢書淮陽王傳 按田 管子桓公為賦祿之制 永嘉 永嘉志本

朝分天下為十九路以温 温台山水 志樂青縣雁蕩山在

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 温台山水 志樂青縣雁蕩山在

恨不見其聲壑昂霄 温台山水 志樂青縣雁蕩山在

怪岫搜扶幾盡矣自雁山既顯而乘輅把麾有事東南者往往

枉道遊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佳山水惟永嘉永嘉之

佳山水准雁蕩云名山略記天台是取聖所降葛仙翁山也時

霞台州國清為四絕見九域志 伯恭 先生文集有薊林銘存焉

增米元章 宋史文苑傳米芾字元章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

物自名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有寶晉齋集陳

氏書錄云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蹟故號寶晉齋

增喜事 好奇者漢書揚雄傳贊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家素貧

原送刪定姪倅越序

附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最工邇來作箋啟他文亦稱是此赴

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辭句温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

言而無難雜辛苦之態音拍

華暢自中律呂益進於技矣

又題刪定姪畫卷 二首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龍負出天邊靈鷲飛來

起 水邊兩鶴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閒雲臥

與常州趙倅 字倅甫 二首

某自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而以帝胄天枝之貴謙

恭好禮賢稱一時可歎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

遲明已次舍下雖去違門牆而附託餘庇在幷幪之中也

英游 訂漢書枚乘傳乘為大 **增**帝胄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將軍

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

增天枝宋宗學謝表肆我皇考遲明漢書高帝紀遲明圍宛

古注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

蒙輟遣齋艦攜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風雨之夕皆獲奠枕

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奠枕揚子法言寡見篇四海皇皇奠枕於京注奠定也猶言安枕也

與孫節推五首

乖離契闊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温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

談拊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蹋城市既至則老

罷不任造請少畱則有轆釜之憂故常勿勿不償所望念欲從公

接慙慙之歡固未可以喻度也

劇談漢書揚雄傳口**拊掌**史記滑稽傳優孟為孫轆釜注見

與會郎**接慙慙**漢書司馬遷傳未嘗銜**喻度**漢書趙充國傳

中帖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馬日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某向來上冢過郡小畱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慙還方議迴舟

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

卜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闕者馳告僅畱兩夕

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為負

區區愧謝尚冀面陳

湯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

食湯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

好食水引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齊高帝

謂凡以麵為餅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湯餅水淪而

食者呼為湯餅龍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黃林上地本集載黃林先墓記曾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

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云又祭女二孫人**妻母**本集載龍閣

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堯曰荷曰菜女嫁晉陵縣某君**閣者**漢

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主奄閉門者**爵里**注賓客百餘人

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
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
林在世諱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歿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
戚戚於既往

閨門之變東坡答李端書聞公有伉儷不能底其伉儷杜注

伉敵也正義曰伉儷偕老詩君子偕老疏夫人子孫如林東坡

者言是相敬之謂偕老與君子俱至於老

大師塔銘子孫增世諱昭明太子解二諱義二諱者一是真諱

如林蔽蒂其陰增世諱一俗諱真諱亦名第一義諱俗諱亦

名世諱真諱俗諱以喪貶立目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虞大變

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

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漢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

太夫人考終大耄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

君子稱孤於童卯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

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號

天拾一本地之閒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終洪範九五福五日考終命孔安國大耄九十曰耄

之流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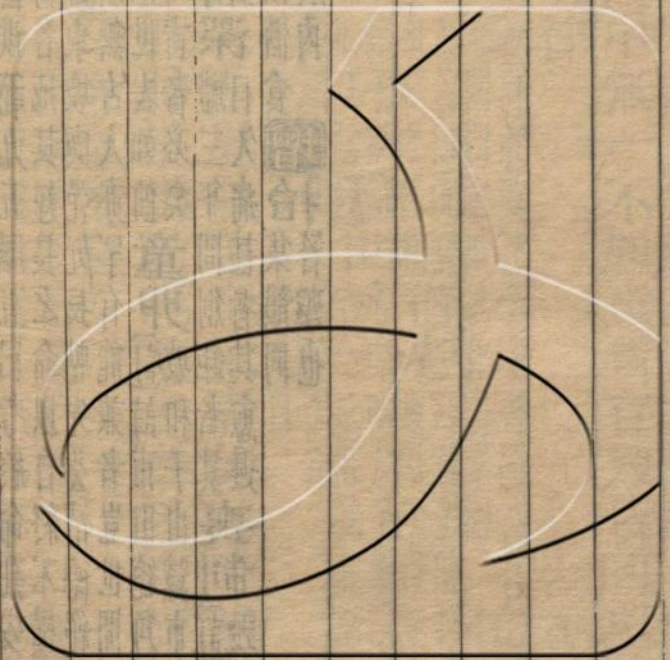
其超然世表如仙童卯詩甫田總角今毛傳卯幼穉也東

創鉅痛深禮三年問創鉅者其愈遲喪制毀禮曲禮五十居喪不致

在身飲酒食增拾集韻同

肉處於內

宋仲孫益內簡尺牘卷八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與李推官
洵洵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懷土不能附
託巨苾為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淞東帥止有兩狀皆為
當路者劫取而去自顧絲力不能折春蠶之股況欲捩烏捷之鼻
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與曹可勳書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

也

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歸有識所

力

薄材師古注絲弱孤拙無狀尤為失巨苾也

儀

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何如公

與

王壽基帖云示別紙必遭捩鼻之厄也

過

新息畱示鄉人任師中詩為買鳥捷三

腹

大季主捧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賜

內讀九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鬢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自注是時莊守

舊所臨東坡集文之出小鬟詩語雅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

上苑要來國手教新音嶺梅不劉郎十年始徵還作贈看花

用催歸騎截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

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有言怨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連

州再召還自序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

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於今十四年始為道士客郎中重訪舊

游無復一花淨盡免燕麥動搖春風爾因再題曰百畝庭中半

是苦桃花前度劉郎今又來得百八人法見於吳王王曰可試

士歸何處乎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人各為隊長孫

以婦人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與八十姪司戶承以中暘伏枕比及剽聞已遂藥喜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

勝西徐得雨數寸聞洛社已北洛社皆在常州與不破塊州檄諸

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盍走羣望而禱諸

中暘詩說文傷暑也伏枕秋興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蝶隱

悲破塊舒雨對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必以夜董仲

塊潤葉津走羣望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

望而加而無疹杜注晉所宜子日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與祝宰得之名求仁二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楚然之音得

之據案之初去一大猾老吏憚驚便盍一本擁黃紬放衙也

楚然之音莊子徐無鬼篇越人夫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聞人足據案注

音楚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擊欬其側者乎據案見

卷五與莊黃紬放衙次縣題詩於新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

任搗搗多同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東坡和孫同年卜山龍洞濤晴詩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王

注世傳太祖戒放衙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痂癡坐兀然如被囚繫尅殘惡寒尚未挾纈老

饕嗜食大半不敢下筯及是方閒而書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

癡坐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挾續
軍之士皆老饕耳毫不知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壽相不如此善飲食也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

與朱宰守道

三首

比苦瘡痛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蔓兩手遂致閣筆念公疾有開矣尙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研啟報不復縷陳不宣

閣筆

魏志王粲才高鍾繇王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至則有閒矣作三絕句

增有閒矣

東坡集詩題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復禪

雲閒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藉地避遠蒸溼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益壽命者畱意毋忽

雲閒

注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世諦

注見卷八與孫節推帖

衛生經

訂莊子庚桑楚南榮越日願聞衛生

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蝮蟀糖蟹鮓醢之貺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斗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增食禁

趙彥衛雲麓漫鈔擊撲食物法有禁令凡蝮蟀注見卷

守方學

糖蟹鮓醢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自魚鮑脯糖蟹鮓醢詩搜

尋到篋筒

增拜嘉

左傳襄四年

與章宰

元力三首

久於嬾放不果遣問示誨感說喜聆動止尊安溧水官期尙有歲餘諸公袞袞登臺省賢者獨安枳棘之棲可爲太息也不宣

增溧水

本秦漢溧陽縣地隋析置溧水縣屬蔣州唐初屬揚

臺省

少陵醉時歌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鄭虔也說者謂袞

袞言相繼而登賢

枳棘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

長考城令王渙署爲主簿謂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

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

可讀也

三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詒書贊喜愧荷
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牆屋而九萬扶搖決起蒿艾均為一
適也

一區漢書揚雄傳頭方命傳注見卷六與扶搖決起莊子逍遙

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增蒿艾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

蒙餉滁陽二集啟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也滁陽自

李庶子著名天下本朝王黃州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

人號二賢置屋以祠爾後曾南豐記醒心亭荆公東坡醉翁吟李

邦直記游曾子開序慶曆諸公詩文而瑯琊山水遂與峴山俱傳

矣黃州傳五伯馬進訛脫著為世戒集傳見王黃州小畜通經學古

之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字有脫拊卷三歎而已

增滁陽集集錄前後諸鉅公之文凡涉於滁者皆載之李庶子

善政暇游瑯琊山景物天造景不勝泉以幼卿出知滁州有

禹偁後宮相政多暇行樂躡巖發蒙漲為溪幽致茲焉盛唐賢

大肩後詩峭壁刻名姓來少依昔清心共泉潔與王黃州詩宋史

傳使移之太宗時拜左司諫知制誥疏論妖尼事貶商州團練

副使誅罷知州道移揚州真宗即位遷上表謝有宣室鬼神而

太祖望生還其封禪之書期自黃後之語上異之未踰月而

元東坡書韓魏公黃州詩後元之身黃也按帖所言蓋指卻之

時又本傳曰黃州者遷制送馬元之黃也按帖所言蓋指卻之

及出或言每當李遷制送馬元之黃也按帖所言蓋指卻之

一馬價或言每當李遷制送馬元之黃也按帖所言蓋指卻之

集自序曰開平生以文得三州傳所名其集但可懿文而己歐亭

記小歐象曰開平生以文得三州傳所名其集但可懿文而己歐亭

夫新平其相環之雲煙乎其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即醒而泉石嘉使

日也故即其所睹耳新乎其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即醒而泉石嘉使

以然為翁操醉翁吟為曲蓋詞調也李季章注公醉翁亭集不

而詠風流泉醉翁去後空為飛仙此意在山有言也哉此賢醉翁笑

少貸州縣之勞也

婚姻之好鴻慶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夫母宜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增采商頌民卑切音爾詩

氏文獻通考諸序多增黃巖明書地理志以台州臨海郡縣黃巖

客右謝惠連雪賦相如詔徵昌黎送侯參赴河名宋因之

之勞其後漢書梁統傳疎曰大夫居世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衰老待盡塊坐

一隅而寓舍在淞江之東寤寐懷想於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

示問究觀一紙之閒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如李營邱山水短

屏團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可喜可歎也

元光詩文鴻慶本集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

餘子後漢書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東坡詩氣吞餘

全目營邱山水室避地營邱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

涉經史外尤增短屏王冷然竹亭賦纔團扇南史柳惲傳惲
善畫山水增短屏容小榻更設短屏團扇少工篇什為詩
云亭舉本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長江萬里之勢世說任
見而差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長江萬里之勢世說任
僕射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千里曲言語門袁彥伯為謝
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
居然有萬里之勢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辭石刻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臣而

諸公及其翁某初不知也久之已林胡尚書交修字訪別稱公文

如哀辭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人未敢出也省書知

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附楊公大夫哀詞并序

云朝散大夫主簿管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

戌遇疾卒於嶧縣之寓舍貧喪不能歸諸孤以遺令葬於縣

之清化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

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如也左丞蔡卞

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讀公文而歎曰非近世
矣太皇太后館職薦於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黨
銅以崇寬大之恩反復開說有年所難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
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

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煇曰煇曰煇皆屬仕籍能
力學世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煇曰煇曰煇皆屬仕籍能
平生大節以侯當世能文文章名卿大夫煇曰煇曰煇皆屬仕籍能
雲夢受才之九嶷論之方與千木之百圍萬牛而高逝今背一之巍巍吞
馳繫受才之九嶷論之方與千木之百圍萬牛而高逝今背一之巍巍吞
雨之蒼皮之纍纍紆出之憤憤分推帝閣而挽九屏嘉言人之離患今
紛白首之坐鉤黨而錮之孤雄束味而鳴兮蚺嘉言人之離患今
怒兮亦坐鉤黨而錮之孤雄束味而鳴兮蚺嘉言人之離患今
牢棄而不御兮差莖喙而瘳飢悟俗而來患兮葛屨往來其棘九
之卑栖刺山之叢叢兮刻之水清且漣漪杖藜葛屨往來其棘九
而今挾筆賦而佩劍犁春忽而川鬱其反今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
而造哀兮宿草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反今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
幾巫陽使下招兮魂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故分旗疾兮猶想像於庶

與臨安王宰 名傳字慶長 十一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政聲籍甚已極驚歎別
紙屬令記新學之成固願以所聞揭之金石而文辭骯骯不稱爲
懼更辱衰予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政聲籍甚 注見卷四與金石 金石 於金石以爲表經 骯骯 注見卷
侍郎 不稱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曰吾子尚辭乎曰君子事

原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附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一邑皆不可一日而無之也
天子之於學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無之也
飲酒論獄受成獻歲之事一皆出於學而人
無殊俗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
向方小人自朝廷之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
謂一不屋可善如見怪焉武夫好德嗟其
靡衣玉食節豆於上而謀夫說客擊劔打鼎
雖王猶與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道雖矣不
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孝悌者人
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孝悌者人
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於弟
四海於一房杜王魏之助獨出於王通之
於千萬人之中可也悲夫臨安府之通而弟
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地盡矣
紹興十四年詔改寓西郭佛舍之亂地盡矣
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
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相與圖之如故
崇邃講藝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故
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魏冠盛服配食

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成父老聚觀太
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
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
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
標表有古循吏之風俗恬靜用浮屠法舉而燔之侯吉以喪死葬
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法舉而燔之侯吉以喪死葬
埋然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
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
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
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不敢一日捨墁以嬉磨
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巧者不敢一日捨墁以嬉磨
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鐫磨
考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
而已

十綾重餉不當勾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不受止拜
由拳之貶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遺皆不敢啟封掩亦
望致此區區

由拳 聚落名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往往業紙以自給
其質勻細而重厚為江浙冠目曰由拳紙也 漢書地理
志會稽郡由拳應劭注古之樵李也 諸生說上曰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比自荆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領手教具
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樵於寂寞之濱惟公高誼時枉
尺書訪問存沒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
中幸甚過望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新令尹忽
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乃扣緩急所向婦人翦髮
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通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
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聞封內雨暘調適蠶麥豐登
茲固善政所感也

寂寞之濱 昌黎答崔立之書耕於寬
間之野釣於寂真之濱 恨古人不見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歎日不恨我不見古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述足下恨古人不見古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日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公無陽從數騎一且有所 訂何氏語林
張思光居常

死見奉祀何武傳所居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惟動止萬

福某復有吳門之役拘縻未果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款見

慶長為無錫宰

過境

由宜興達吳門必經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

屬無錫者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

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指舊本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

乾沒殊可惜也想辱矜督

宜興

九域志常州昆陵郡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二鎮無錫與陳檢詳

乾沒

叔漢書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

帖乾沒之利為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沒直以乾沒為射

待之得利為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沒直以乾沒為射

根竭本奇命為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沒直以乾沒為射

成敗而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沒直以乾沒為射

愚謂乾宜讀為乾燥之乾蓋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

某頓首上啟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媿仰初

暑共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痰欬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熱

寢至明旦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閒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

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疾歸師古注痰欬廣韻痰胸

為病液集韻欬音慨說文逆氣也類篇今俗謂嗽鼻嚏孫廉

傳廣陵高爽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本集載一賀守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

惜其去也某嘗為邦基於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

遂諭書樓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其意欲自薦也恐欲

一知

婺女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合肥九

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郡詒書刑書忍須臾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起

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詒書刑書忍須臾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起

置和州領歷陽唐復為和州詒書刑書忍須臾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起

日不未得前性命忍須臾耶

某頓首上啟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動止萬福
某繫舟開利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第極瞻
悵

贊喜注見卷三與開利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州無錫縣之

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記

至和中有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

籍田宇之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眾說法已乃

院建炎七年有僧普能等募眾力一夕而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又有已占一居

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温伏惟尊候萬

福蒙遣騎詒書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某皇恐投閒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
吏供造請之役幸望輟遣

筆吏歐陽文忠公與吳正肅書孫明復春秋文造請役和陶

與張朝奉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宮僚之命身在日

邊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足慰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不宣

窮僻坐井昌黎原道坐井而觀天如井底者非天小也東坡

耗官僚王儉皇太子妃服議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

事日邊司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長安執遠

對日長安近元帝失色日從何乃異問者之明乎對日宴羣僚又問之

見長安由退食委蛇詩羊退食自

是益奇之望保休命書說命王疇敢不

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計音追懷平昔推獎之厚

向傳尊公待制王待制欲寓慧山日日以冀如望歲焉越國南轅

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計音追懷平昔推獎之厚

獨異於眾人俛仰之間遂隔幽顯不覺涕淚之橫臆也卜地吳門
與越國相望十里閒耳宜春所活何止千人家家畫像祠之王氏
之興殆未艾也

慧山鴻慶本集陸子泉記慧山嶺東西各有一泉皆合溪西南入徐州
湖望左傳哀十六年國人望君如望歲也越國鄭長卿大資載慰
共惟越國大夫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
大勝南轅令尹南轅十二年旒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之篇圖王
數勝南轅令尹南轅十二年旒仰之閒右軍蘭亭序向之篇圖王
已為陳迹不飛時上地本集載鄭長卿帖葬師極難得人而
時孤雲今不飛時上地本集載鄭長卿帖葬師極難得人而
獨看雲橫臆時上地本集載鄭長卿帖葬師極難得人而
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宜春唐書地理志袁州活千人
有山靈祕藏有待而帝者宜春唐書地理志袁州活千人
后傳之王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不誅他部
暴勝之等奏殺至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
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
父咳言常聞吾所活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
數千人蒙福可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畫像以待祠公者
信家必蒙福可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畫像以待祠公者
遷兩過宜春州人追懷善德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畫像以待祠公者
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善德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畫像以待祠公者

堂銘序王氏之
福殆未艾也

與蘇朝議 字仁仲 二首

楓橋遣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
首已墮渺茫臨書惋悵

楓橋鴻慶本集善明禪院記楓橋寺址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
人張繼張祜官道按圖經實妙利善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
天下太平與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浮圖至楓橋寺遂知名於
明禪院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蕭蕭蘇城外寒山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蕭蕭蘇城外寒山
煙疏雨過楓橋此張祜詩也墮渺茫子昌黎集盧郎中寄示盤谷
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又得別乘之
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一書致謝去人生疏望指似亦

誤書抵崑邱木瀆為附送也細故煩溷皇恐

大馮漢書馮奉世傳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
智惠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
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緣飾漢書公孫弘傳弘傳吏事緣飾以儒

閉閣

東坡送魯元翰知洛州詩坐嘯注見卷六與台生疏傳

錄老宿有語生疏處常令指似東坡次黃魯直見贈古風韻崑

邱邱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借用崑木瀆王守溪姑蘇志木瀆

與錢朝議

字文仲三首

衰老久安嬾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

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

草不宣

固陋

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賢如燔詩雲漢賦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

學省

沈休文有學省愁臥詩俛仰一世王右軍蘭亭序夫人

學省追從俛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待盡田里趨

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交親贊喜遂枉重問

慰藉累紙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學省

李善注學省國學也俛仰一世之相與俛仰一世或取

諸懷抱暗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東坡與吳將秀才帖少時在冊府尚及接奉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俛仰

一世與君相遇千騎古樂府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江湖感歎不已廢錮漢書息夫躬傳躬居上頭駱賓王詩延年

女弟雙飛入羅廢錮同族親屬皆廢錮張公善頌胡樞密帖半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賁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拜貺非所宜

蒙區區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二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作連獲兩書喜聆萬福秋

氣日佳垂虹對月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固不落莫也

增系心

史記屈原傳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也秋氣日佳陶靖節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逐去垂虹對月

與還東坡上荆公書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垂虹對月

計繁以修闌登以淨登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

色乃三吳之絕境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舉杯屬影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想見風采比過所臨僅得一面已約莫

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共集於松江接奉後游慰此區區

佳句少陵贈韋左丞丈詩每風采漢書霍光傳輔幼主政自

臨注見本卷與增後游漢書枚乘傳乘為大

與李主簿字信可

比苦瘡痍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匱棄置不省久不相

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翮非枳棘所能畱更仁

一飛為洞心駭目之觀也重九後晉陵胥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

窮其所不細衆狙皆怒奮起羣噪狙擊敗面方疑駭聞而小姪自

安吉歸見公改轅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一笑也

書研東坡鳳味研銘棄置孟東野下第詩棄置圖南注見本

幸枳棘亦見本卷增胥周禮地官胥師二十四則一人皆窮所

不知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心親較多士存

而無其才而一日之閒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君子以為近古衆

狙趙中大帖與狙擊皇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始增敗面

昌黎征蜀聯句刻膚安吉九域志安吉湖之外邑名距州一百

與汪簿名大雅字伯言二首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願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

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望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

一涯無絲鍾門日伴新寵展慶

增尊公伯言父名思温字汝直增如舊識左傳襄二十九年吳

誤漢書景帝紀詔曰乃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註誤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途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

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餼糧具書乘畱寓彌旬

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抗穿中正懷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

此北歸之初少卿二字恐誤似當方即樂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

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

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為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

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

增投荒唐書藝文志房千里投荒雜錄一卷柳河東別舍

視塗人老泉蘇氏族譜引喜不憂不吊則塗人哀窮悼屈注

卷二與楊坑穿下石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銘士窮乃見節義今

相強笑語以相取夫平居里巷相慕說酒食游戲相徵逐詡

落陷突不一引手救反擠增天幸無狀得在麾下蓋天幸也

與平江吳江林尉字山甫

比上記審已聞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歎舊作如燔無迎

來送往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

恨

增炎歎歐陽公詩炎歎鬱

增長橋卽垂虹長橋蓋土名也前一

美詩長橋跨空古未有正謂此也又宋鄭毅夫詩三百闕于鎖

畫橋行人波上踟躕瑤插天蝦蟇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題

亦作長弄月對水吳江曾丞帖

與張提幹師是 二一首

分別已復徂暑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一紙占敘離索之

情奉告開讀惕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相望接

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增大旆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白

一行作吏著身鳧鷖行中俗狀紛然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

勝機幕素號無事輕裘緩帶扣歷泉石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

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需新拜

增一行作吏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游山澤觀鳧鷖行注

與虞龍圖俗狀抗塵容而走俗狀千巖萬壑注

曾郎中帖歷泉石少逸二首

與新恩孫學士

舟還未幾忽苦痰欬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墨榜奏名屬

方臥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具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南徐徐相注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按南徐疑與西

亦與二百里之數適相著鞭見卷四與平朝發夕至鱈魚文

符合恐非京口之南徐著鞭江王侍耶帖

鱈魚朝發而夕至也尚未識面而續藏詩文已累數萬言矣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

計魁梧拊卷三復想見超然拔脚風塵之外也奉教累紙喜聞即

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儻辱枉道臨之論詩說劍

一尊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歎實慰區區不宣

東坡詩句次韻和劉貢父拔脚風塵

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晉書庾亮傳亮弟翼報

後之侍奉萬福同論詩說劍東坡與細論文

皆本其父為言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祕愛如金玉晚讀淇水集百卷而

以蛟螭雜螻蚓為可惜嘗與客對匕飭稱相臺志序之工客云乃

德州德州二字誤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為之失笑

噴飯淇水集陳氏書錄洪水集八卷門下侍郎大名李蛟螭

蛟螭昌黎語崔立之評事魏公晉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文集與可

記與可嘗令子往蛟螭蛟螭才豪氣

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放龍科得清貧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胸

晚食發爾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原淇水集相臺志序附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脩民和暇登休逸臺以望

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脩民和暇登休逸臺以望

四境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之河夏甲曹魏元魏高齊皆嘗以

為國都者有美里之墟宋景文之祠有李固之墓其山有遼世

臣義士西門豹之精廬而居之祠有李固之墓其山有遼世

址在焉有魏武之陵而居之祠有李固之墓其山有遼世

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功德相人相以終瞻而敬愛之也徒

或嶽立如駭獸其魂怪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大華而兒童視閭

可舟以漕或淇湏其城邑之潤槩言之則其地平廣闊大挾上黨

撫襄國賦瀆腋常為天下要君既覽其地平廣闊大挾上黨

起伏之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義或死而不沒以

可追也

增如所聞唐書文藝傳崔信明嘗矜其文鄭世翼謂曰聞公有

未終日所見博覽後漢書王充傳充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逮所聞張華傳強記默識政和宗十一年

增強記晉書張華傳強記默識政和宗十一年

根傳四書之內若指諸掌附弟

宿三州教授常禮部侍郎遷光祿少卿擢侍御史罷為樂

引為道後命改禮部侍郎遷光祿少卿擢侍御史罷為樂

政殿學士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由祿康少卿擢侍御史罷為樂

里注見卷八與扁舟四句語而曾南豐序李翰林墓引之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與朱提宮字守中二首

桑榆晚晚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遠陞誨音加惠衰老何貺如之具

審即日燕居多慶鄉州水潦之後彌望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歲但

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宜

桑榆增晚晚桑榆之閒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

也增晚晚桑榆之閒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

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

老槐甚扶疏殿因月朝與眾在聽視槐良入數日槐樹婆娑無

復生矣又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華亭屬唐始制為縣石管時

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九鎮古述有陸士衡宅井適彼樂郊碩

向來燕超置酒蓮風竹雨終日翛然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

興以為恨尚欲尋盟而衰憊不給於筋力可為太息

燕超朱師實築堂曰燕超仲益置酒臣置酒未央前殿又過沛

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杜蓮風東坡詩蓮風盡傾竹雨周

少陵詩清衣置酒臨前除東坡詩乘舟過賈收水閣

晦日詩林煙含障密竹雨帶珠危東坡詩曳杖青苔岸紫船枯

東坡詩疏疏簾外竹瀾劉竹間雨東坡詩曳杖青苔岸紫船枯

柳尋盟左傳昭元年會於維尋宋之盟也哀十二年公會吳

尋重也寒敬也杜注筋力劉禹錫詩與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

南增可為太息賈誼治友策可為痛哭者一可

與巡檢李脩武顯道十三首

某啟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為歲時問餽

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遣狀草草不及以

累紙上扣不宜

增歲時問餽東坡集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

某啟昨日不敢折簡辱書得聆興居為慰二匠蒙以舟載之以來

荷公終賜而以婁瀆為作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悰不宜

折簡晉書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

客故耳唐書高祖曰

李密非折簡所能致

門內均慶某更有少懇薛彥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

所望也

增均慶梁簡文帝南郊頌序

某啟專介示答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溷但知慙謝舟楫未

須遣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輒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

自外也恩恩具記不果重幅皇恐不宜

增安穩杜工部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詩幕下郎官安

通鑑祿山踞牀不拜曰聖人安隱又

某欲趨湖汭上冢戚野通作聖運已斷流輒借一小舟載酒百餘

尊由竹山循橫塘蜀山徑趨冢舍旱涸私居種種費力遂至叨溷

知辱貸啟

增湖汭上冢鴻慶本集有湖汭上冢

增竹山蜀山竹山圖經不

與縣東南三十里舊名獨山宋蘇軾見其景物類蜀中因名

山下有軾祠按其地今為巨鎮隔溪即丁山與湖汭相距二十

里主人皆以陶器為業
壺盎餅盆擅名天下

眷集均勝某欲寄書并紙札數篋於山中須仗左右為分寄深僻
處所以干扣者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之患也埃區處纔畢即別
以書上扣并假一舟也

乾沒唐蘇鶚演義云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陸地而沈不待在於水中也互見卷九與臨幸帖

某啟蒙遣騎貽一作書喜聆溽暑佳適旱乾彌年方有饑饉盜賊
之憂一雨遂沾足想同此慶也不宜

贈貽爾雅釋言貽遺郭注相規道饋饑餒餒不熟曰饑果不熟為餓為荒仍

某再啟蒙以湖白馳貺眷存之及祇領欣荷未敢具報別馳介也

湖白魚也吳郡圖經續記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勅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蔞蔞處歸子綴著草上是時魚人以網罟取魚然纔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蔞蔞草有魚子者曝乾為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杜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又白白江魚入

饌來蓋古人通以色白狀魚也

某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計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諸郡枉道一臨為幸也不宣

齋艦音檻板屋舟也齊山送吳仲純守儀徵詩江上齋船駐溪集本注搖碧齋是湖船之名蓋當時游艦多以齋名也

某皇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薄酒坡公薄酒樂府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雖異醉暖同醜達空函就後溫將以清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妻惡安壽乃公

某啟比過荆谿少畱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作不可言也某略至賈山弔王壽基左司左

名而諸卒索去遺狀不盡區區不宣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

舟則滿所望矣

津遣宋史理宗紀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考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畱

與李巡檢

少畱荆谿歸領所遺海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往當屬閒人而鄙事牽畱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為太息不宣

增扁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乘扁舟浮於江湖按外傳越語作輕舟廣韻集韻扁並音匾於舟則音篇小舟也而楊升菴丹鉛錄乃云或問子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子按南史天淵池新製扁舟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觀此則讀扁為鱗豈升菴未見史記耶偶失記耳率爾口給以意為之說宜其來後人之指摘也

與張省幹 屬有慶弔之役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姻舊挽畱彌月方還墜教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怍冬序薄寒伏惟萬福子為詩語妙絕

一時湯沐少休想見撚鬚風度在西湖水石之間因來發藥幸甚

增梁溪

吳地志無錫縣梁溪亦名梁清溪梁大同湯沐少休淮南子湯沐具而蟻蝨相甲大夏成而燕雀相賀初撚鬚見卷一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與張宣幹

田閒遇暑如被燔灼垂虹對月一笑之樂豈復夢見新涼不審體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字張宣教

字牧之

恐喜事者醞釀以為罪未敢遣并以

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宜

垂虹注見卷九與一笑之樂漢書薛宜傳壹夫相樂斯亦可矣

師古注壹夫謂壹為歡耳此說非也夢見東坡與某帖疲

豈復夢見喜事醞釀復作詩與文字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

生巧以醞釀便當一笑後東坡與金山寶覺禪老帖近有

附送張牧之詩并序四月十五夜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

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宛宛白虹貫層梯

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

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

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我軒插羽流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

石緩神光射南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赴雷煥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

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即遣問為愧新涼體力當益勝

吾儕老境駸駸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僭

易皇恐

駸駸詩四牡載駸駸駸駸毛傳駸駸貌東粉白黛綠句容齋四

駸駸坡滕縣時同年西園詩盛衰日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駸駸駸駸

內題

四

疏嬾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間

藝甚工而身益困欲望薦口為一飽之圖也忽忽遣狀不及其他

疏嬾書性復疏嬾筋力肉緩交藝工身困東坡答虔倅俞括書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

不稱為懼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茂字通用置

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故物依然重以感塞某歸田

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輒欲因文

內題

五

駸駸駸駸

字薦區區若復責賂則負愧幽明矣三合嘗啟封一觀具識厚意
之所在合同良幣對來使封識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鴻慶本集載端明殿學士上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
行狀公胡氏諱交修字已林常州晉陵縣人紹興十一年正月
丁未以疾不起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韓再入翰林
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胡氏自文恭
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公入贊書
命直學士繼父祖子孫四世公悉喪次為書
號四世經給集以多一門咸遇之榮云
傾金鑿落馬解爭城玉連環昌黎集晚秋鄧城夜犀圍羅隱詩
會聯句澤髮解兜爭蓋醜顏傾鑿落注鑿落飲器犀圍用過韻
冬至與諸生飲酒詩鶴故物依然希蘇坡日曇秀奇龍尾研是蔣
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雅遊入明編師古注雅故也言其久故
秀識此研今復見之海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增封識柳州段太
嶺遊交結英傑是以增責賂於左傳宋多責賂增封識柳州段太
多為人稱譽也增責賂於左傳宋多責賂增封識柳州段太
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避岐朱此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
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塔奔昭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日終不
以在吾弟以如司農治事堂倭之梁太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
上泄反太尉終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
師古注時上多用取視其故封識具存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
紙故給札以書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遣騎曲折已冒聞矣決不敢以十

年之戒鑿壞於一日望公眷存護此一節不果祇拜必辱深察
信宿爾雅釋訓有客宿宿有客信宿也有客信宿也郭璞
注再宿為信宿
言之故知四宿
與何排岸次彭 二首

衰老歸田追懷故交藐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問安否即日
春和不審體力何如虔盜猖狂尙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
所冀強食不宜

增虔盜按宋高宗紀建炎紹興之開洪虔諸處寇盜竄起若李

勝數嘗以岳飛等軍屯駐虔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僻

無便以不即占報為忤知代期不遠候俟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一顧詞史記欒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庚信
為平生遺介問所須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與劉機宜元興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閒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具審即日
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
驅以適温清之宜也

增

彭門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

美奇彭州注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關號曰彭門又杜子
之彭縣以上所言之與可云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守彭州時尺牘與文與可云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
云彭州本無一事足以藏拙乃知帖語蓋用此耳但自來種徐
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
無彭門之號坡以增厭禽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增温清而冬
公未定何本增厭禽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增温清而冬
清昏定何本增厭禽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增温清而冬

與孫宣教

字國器 三首

春首造門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尚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
不見公為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嬾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
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竄一隅
又不數見可為太息不宣

大阮

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紫薇
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祐送

之欣對不足對不足率爾賦詩稱之欣對不足對不足率爾賦詩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虧壞何痛如之某人夏苦瘡瘍苛
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閒猶未盡去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黃
為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

閨中之戚方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不及致奠餽以為負也

百藥盡試

禮月令仲夏之月聚蓄百藥不可試也硫黃本草神農經石硫黃

疥癬敝衣破履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擁鼻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聞始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

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幼呱呱則心肺閒如
有湯火國華諸郎皆已投室自足以慰目前也

心肺湯火

東坡與王定國書流落荒服親愛隔投室禮記

自西階婦降自
昨階授之室也

與莊宣教

字子平 二首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

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粲珠妙曲聞所未

聞至今感說也即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

盟之日臨書悵惘

置醴見卷三與宮主人翁張君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

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一費千金晉書謝安傳安於上山

哉昨日主人翁習知之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

中外子姪往來遊集粲珠妙曲如折止如棄木倨中矩句申鉤

有饌亦屢費百金粲珠妙曲如折止如棄木倨中矩句申鉤

東坡老饕賦忽粲珠之妙唱抽獨蠶之長纒聞所未聞漢書

傳尉陀平南越高祖使賈賜作印為南越王賈至尉陀遇大說

賈雷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合我日聞所不聞

別來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憤憤然去家既久鄙事亦滋

出以故不即遣書省問無恙麩麥登場時雨此處疑正去歲鑿井

灌畦之時也

麥登場

東坡五禽言今年麥上場柯山先生翰麥行場頭雨

鑿井灌畦

見卷一與張右丞

與胡丞務

名甫 三首

向來繫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清言超詣坐客皆屬目但苦

紛紛不數奉周旋為恨別去復此隆暑侍奉何如某老憊畏暑喘

臥一榻之上涼秋可幾邂逅

英姿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英姿茂績委而秀發晉書慕容

清言

世說注徐廣晉紀曰殷浩清言超

屬目

左傳定十四年

高文辱

陳於樞李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到

復見奇作隋珠彈雀愧不克堪輒課數語占敘仰歎不足之意

行雲流水東坡與謝民師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

於不可不止文理奇作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

自然姿態橫生

自然姿態橫生

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隋珠彈雀呂
滅過秦論當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原注云回啟見本集
春秋以隋侯之珠彈干仞之雀增課數語按數語蓋謂答贈之
必笑之何也所用重而所作輕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齋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早暎盪舟
於絕潢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
尚冀闊略

祥練禮檀弓練而櫛早暎東坡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

絕潢斷港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疲曳

注見卷三與厚意久不報光武帝語注見卷

與沈丞務字德茂十首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款修竹千竿獨不受
暑偃仰自適也不宜

燕處超然句本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
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增梁
簡文帝謝賚扇啟飲露青蠅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

之南款竹千竿昌黎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惟君與我同懷
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不受暑歷下亭詩修竹不
受暑交流空湧波

酒二檐當是輒持浼或作南軒巨竹千挺其涼可籍但惡札不稱

耳別有委屬不外

巨竹千挺韓文公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元和初以前

老境日益頹憊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具審秋暑

佳勝比得二菴書大浸之餘繼之早暎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

欲乾矣惡歲如此奈何新粟分遺粥糜所須存錄所逮拜貺銘藏

大浸注見卷一與惡歲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月且決

父登黃樓見寄詩數奇增粥糜禮月令仲秋之月養衰

聲問久不通而兩菴人來每聆興居亦足以慰山中連雪龜潭之

寒又過於山中今一鞭春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晤不晚矣

龜潭 本集載荆谿行記余嘗上鞭春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

附原龜潭詩二首 繞舍時蘭孫寒簾望竹君移牀栖榻展護苔紋鈞影垂

增二首

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徒倚到參橫沙淨溪行好煙

山積珍饋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鬻於市不逮左右所遺

者又輔之崖蜜益見存省周旋之美頃時某人致此饋亦

佳年來已罷絕猶有德茂如故尤極欣荷也

山積 詞本草薯蕷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藷圖經曰

藥蓋避唐諱今日山積亦避國朝諱也按已上原注大抵皆謂
味甘平久食益人與芋及薯蕷自是各種可生食可蒸食可煮
食可煨食異物志南方人專食以當米穀甘藷疏闕廣藷有二
種一名山藷彼中固有一名番藷有數倍之獲按此種江南
若高仰之地平時種藷豆者易以種藷有數倍之獲按此種
今所謂山積也二者於帖彌於市制不崖蜜注見卷四與
所云未知孰是兩存之

某歲市薪炭於湖狀而牛山一瓢不得力遂至冒浼重辱畱意所
得薪炭極佳又復干扣但有愧荷今遣一舟趨前伺候願令臨書

莫喻感悰 牛山一瓢 鴻慶集有牛山道中詩又有牛山菴請僧疏元不

寶眷萬福合嗣昆仲不別書某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令嗣昆仲 按諸帖本集有讀沈德潤詩卷一詩殆德茂昆仲
愚向疑門人李祖堯是 贈新醞 少陵詩洗杓開新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違但劇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

僧還山輒寓一紙問安否不宣

烏薪雖蒙頤旨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乃敢以聞望賜

飭遣當有書愧恐

增

烏薪范石湖詩誰與幽人暖直身鈞籠衝雪送烏薪頤旨漢

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注但

增

迫促少陵戲題王宰畫山水圖

動頤指揮則所欲皆如意

門內萬福某人別問某輒有紫微泉兩斗持獻冀檢領

紫微泉

詢守元中紫微泉記曰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

於州廡有以新茶獻者公物史漢泉未至而汲者什出水且慮

後幽遠酌宅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也窮問之得紫微泉

於幽谷山下文忠博學見情而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

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各公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

與鄒承務

陶字志新 五首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擾擾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俾仲席時字附

送公所遺發函乃次魏之計也次魏名宗省書三復舉室驚呼天

之喪予一至此也次魏高才秀出一時謂當起家繼先公侍御之

後何奄至大故親老子幼賚恨而沒恭惟至情所鍾悲慟奈何俾

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紙悼次

魏之亡始與志新報問偕至重念公老矣不當以亡益之事耗傷

血氣為諸郎之憂也不宣

驚呼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喪予內翰遠捐館舍聞計痛絕

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之意盡矣按高才秀出鴻慶本集鄒次魏

次魏為仲益門人故用喪子語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

不讀文辭者始深余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

情以棄一辭古雅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狹遊燕

門世稱荀子秀先公侍御本集志博益高文奇世說賞譽

某頃者流落江外次魏顧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隔存沒而相望

內實

七

二千里不獲致一哀今飭僧顯清者具薄祭區區悲悼已見於奠
文中矣向在宜黃縣名屬次魏已有子今授室否善人宜有後天
定勝人此可必也向置二席在此去人僅能持信掩不可有謗疑
復將已干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宜有後東坡君成詩集敘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
天定可必東坡三槐堂銘敘天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
善惡之報取衷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攷
之而審矣必也審矣

附原祭鄒次魏文

維年月日晉陵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鄒君次
魏之靈嗚呼嗟我蠢愚口屬罪罟自首龍鍾投畀南土交親解
散磨走狼顧如避垢汙掉臂而去病臥空山一室環堵爭席滿
前擔夫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攜書御袖過予逆旅議論盡
出稽有哉文東序九鼎十鼓翰墨之場羣獻侯引脰有缺文
歸耕十變寒暑相望一涯二江之阻有缺文我漢陰之圃倒迎
門喜有缺文別幾何俯仰再撫千里計有缺文許老人死徒吾
孰與處子有缺文取韓愈書來徵銘藥石之有缺文致未及子
暗掩卷有缺文大哉心平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
出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闕之斂華蹠實采采

斯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
維困紅腐相因以發陳陳宋全

累得書欲售陳極田幸甚某去七十無幾如次魏盛年已先朝露
不謂衰老猶在世閒所以汲汲欲舍之為負郭二頃之計頃得報
以懷寶為懼今因遣二夫致次魏薄薦更委差一田客得力者盡
付所得歲租文足以濟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賈親攜鄒宗
次賈志新只顯清或姚山一來某便以元得公據并合要文字盡
齋納歲租斷自丁卯年歸左右且欲此一種斷手慰此懸懸十二
年溷志新不為不久矣萬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負郭二頃負謂也斷手少陵詩斷懸懸縣名王君行復縣縣

二僕還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羣盜出沒官軍不能奈儻令
大家富室盡徙城郭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弭矣公門內百口萬
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及孰如城居奠枕高臥以俟泰
平區區至祝幸無忽

增清野何承天安邊論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浚湟徙民入城為清野計

增竊發五代史裴迪傳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

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具得其事迪不

暇啟遣朱友盛以兵巡充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不成

莫禘注見卷八與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已能讀父之書乃

翁為不亡矣想志新用此亦少慰也某三月中適李氏女子得疾

不可治衰老祗犢無以為心而妻母訃音踵來舍弟亦感危疾今

幸小閒而館二醫彌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故如此遣謝恩恩

四男子本集次魏墓志娶甘氏生四

手澤存焉爾史記趙奢傳趙王以趙

頗蘭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

無日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與趙解元名不拙字若拙

少別便欲啟問無恙而烟舊以銘志見屬老嬾不如約及是數輩

持書益集終日伏几上如作書生時每遣一介如償重債以故雖

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燕居欣豫承俛就秋賦

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真者少勿示之未始出吾宗遂使之驚而走

也不宜終若拙後作夔漕

具眼傳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付後人又云南泉拈起毬子

不似僧問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

鎮州普化和尚云某甲見處放下手中物師云許顛詩話東坡

元輕白俗此語具眼識真見卷七與蘇未始出吾宗黃帝篇

月旬日如神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威知人生死禍福壽夭期以告

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示之明日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出而道固得道與先生死矣矣弗活矣不

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

可以旬數矣吾示之怪焉見罪乎不謂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嘗又與來明吾示之與地文罪乎不謂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吾示之不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

茅靡因以為
波流故逃也

與撫州疏山白雲如老 了如 二首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內多故衰老筋力殆盡於喪祭醫藥之

閒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宜

道眼謂詩頌詩話晦堂心禪師初遊黃龍院作詩深靜平實道

年來六化道東風射馬耳皆掉頭有寒食獨酌詩世人聞此

眼已入不後東風射馬耳皆掉頭有寒食獨酌詩世人聞此

耳射東風後煙籠用笠長林下老如東風射馬耳東坡書

藏記久不馳遣遂无藉口向來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

輩連夕驚寤不能著寢唯某大駒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

殆不容於世而山靈卻無勒迴俗駕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畱

山中結此勝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

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藉口左傳晉人曰苟有以藉驚魘梅堯臣詩夜深忽驚魘

驚大駒東坡詩切字林云駒鼻息大聲伐樹削迹見卷二與勒

迴俗駕長慶集白氏洛中集記香山靈勒迴俗駕

字畱山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香山寺經藏律詩凡八百首

俗文而歸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輪之緣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

華結勝是因少陵詩靜理了可悟勝因得所宗增宜黃

讀書於此因疏山按宗錄有地尚存中舊志唐何仙舟隱居

雲南唐改此疏山按宗錄有地尚存中舊志唐何仙舟隱居

之仁禪師於此開法嗣曹洞增鬼神在旁鬼神在旁地鬼神與孟尚書上天

附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士拈几一鳴

而說法竟老宿下牀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躡
雲追風一日萬里諸佛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
上語連篇累牘又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
自虛空入者有缺文易觀秘密子曰然遂記之

與建康清涼交老

向蒙錫杖遠臨殊慰久闊示書喜聆安穩某囊中偶有餘資恐犯
借汝閒看之戒遂築數楹以寄衰老而百役紛然心力俱憊既而
悔之何時奉接臨書惘然

錫杖釋氏要覽西天北邱持錫杖有二十五儀凡至室中不得

安住僧為掛錫子或藏其杖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入奇其神少陵

奉之可得道人或藏其杖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入奇其神少陵

別公安大易沙門詩先風塵增安穩增借汝閒看

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增安穩增借汝閒看

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家連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增借汝閒看

日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增借汝閒看

記有舊句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食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增

惘然李寶山錦瑟詩七十年情可待記所見何書及作者名氏增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覲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
為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後人又編為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
尺牘十卷四百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而自謂之注鴻慶集未
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同
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為宋中葉
大家而當時朋舊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
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
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覲仲益撰次行門人李祖堯
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
建侯行甫序有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
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德刻本自為跋
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皆十卷
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羣籍為之
增訂補苴罅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

